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一、葡萄是什么滋味

我在画板上飞快地画出了一个男人，他英俊善良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有一张不羁的嘴巴。我正着迷地端详着他，他突然冲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惊得张大嘴巴，大气还没喘出来，只见他从画上走了出来。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他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，一步两步，一股男人的气息弥漫了我，他轻轻把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后背。他的手是那么粗大有力，让我浑身震颤。我把头钻进他怀里，想喊他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……

这时，突然有人拉我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是另一个人的手。我警惕地回过头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妈妈站在床前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还把被子抱着不放，快起来！”说着，她的巴掌就落在我的屁股上，不疼，但很让人恼火。

不过，她说得没错，被子确实被我死死地抱在怀里，后背都露在外面。我心慌了一下，连忙拉开被子，把自己盖得滴水不漏。我正想重温旧梦，可还没来得及回想起那男人的头发尖，被子就“嗖”的一声，下落不明。我只穿着紧身睡衣，一股凉气袭来，我连忙蜷缩成一团，大声喊：“你到底讲不讲文明呀？”

“你还是起来和这些水果讲文明吧，它们自己可上不了摊架。”她又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转身走到外屋，一手提着一个大水果箱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，“几个大的你搬不动，搬小箱就行了。”

XIAOSHUOXINGKONG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5

“噢!”我不情愿地起身,转转两个手腕,算是热身,然后想一手提一个小箱,可根本提不动。我个子跟妈妈差不多高了,可力气相差太远,水果箱在她手中就像玩具似的,我不得不佩服她。佩服之后,我只好两手一起使劲,咬紧牙关,提起一小箱水果,摇摇晃晃地下楼。

我看见一个水果箱盖散开了,里面是水淋淋的紫葡萄。我刚伸手准备摘一颗,“啪”的一下,妈妈的手重重地打过来。

“尝一颗也不行?”

“哪回少了你的?”

“为什么我只能吃卖不出去的水果呢?”

“因为你上学要钱,学画儿要钱,吃饭要钱……”

她边说边麻利地把水果箱扶正,大口喘着气,粗糙的脸变得红扑扑的,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,眼睛泛起一股潮气。

她整理完水果箱,见我愣在那里,就说:“上午还要画画,别迟到了。”

我一惊,转身就走,她又叫住我,赶过来帮我整理衣服,嘴里埋怨着:“这么大个人了,扣子都扣不正。”

我低头一看,果然有颗扣子扣错了。我没有辩解,也没有时间辩解,她一转身,已经跨上了三轮车,上身前倾,吃力地向前蹬去。

望着妈妈的身影,不知怎么的,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。从我记事起,她就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搬弄着水果,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帮过她。梦中的男人又在我脑中闪了一下,我苦笑着摇摇头,径直上了楼。

我无精打采地捞了半碗面条,端到客厅里慢慢吃。客厅不大,贴满了我的画,有风景的,有人物的……

回想起当初,我要学画画,她是坚决不肯,说把正经课学好就行了。那时我才上小学,正经课指的就是语文和数学。

我说:“画画就不正经吗?我知道你就是舍不得出钱!”

“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,画画的就没一个正经的。”她一脸的怒气。

但她没想到我比她更坚决,说:“我就是要学,不让我画画,我就不上学了。”

妈妈不得不让步,她说:“好,想学可以,必须保证期末考试得个双百分。”

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,考双百分对我如探囊取物。我抱着双百分回家,她不得不把我送进青少年宫绘画培训班。我对画画有一种天生的爱好,从进培训班那天起,我就深深地迷了进去。妈妈在每个学期末就会问我:“不学行不行?”我总是说不行。她又跑去和老师谈,老师就说:“不学可惜了。”就这样,一直到我现在上初二,其它培优我都没上过,画画却从未中断。

二、神秘的电话

同桌肖晓和我算是最铁的,我们一起在青少年宫学画画,下午,又一起跑到江边写生,直到太阳落下,我的画才完成了一半。但我不得不收拾画笔,赶回家做晚饭。

我和肖晓匆匆道别,赶上公共汽车。不巧的是一路上都堵车,赶回家时,天已经黑了。妈妈的三轮车已经停在楼洞里,空空的,她已经回来了。我一阵小跑上楼,快到门口的时候,看见门是虚掩的,一条灯光透露出来。我放轻脚步,想进去吓妈妈一跳。

就在这时,电话突然响了。透过门缝,我看见妈妈刚整理完水果箱,连忙把手在蓝布大褂上背了两下,跑过去接起电话,正好背对着门。

平时极少有人给妈妈打电话,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刚准备推门进去,就听妈妈突然喊道:“不可能!怎么会是你呢?……不行,绝对不行!……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你别来打搅我们……你要言而有信……”“啪”的一声,挂了电话。

她一转身,看见我站在门口,吓得浑身一抖,脸色苍白。

“妈,你怎么了?”

“没……没事,”她用手抹了一下鼻子,脸色稍微好转,“进来也不敲门,我以为是坏人呢。看把我吓的。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?不就几箱水果吗?谁要谁拿

走。”我一边放画板，一边盯着电话奇怪地问，“刚才谁打来电话？”

“谁？是谁？噢，你不认识，一个陌生人。”

“你好像遇到麻烦了，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别瞎猜，快去写作业。一出去就是一天，画画、画画，就知道画画。”她转身进了厨房，嘴里还不停，“我早说过不学画画，你偏要学，明年就初三了，耽误了学习谁管你？”

叮叮当当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唠叨，我终于可以得到片刻的安静。



电话响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连忙跑出去接电话。妈妈正好从厨房冲出来，说：“别动！”然后，她抢先一步接了电话。

妈妈今天真是有点怪，以往，电话来了，她哪怕站在电话旁边，也会喊：“叶子，还不接，要我当你的传话员呀？”

她拿起话筒，背过身去，听了一下，又转过身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找你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我带着讥讽的腔调接过话筒。

她把我的头按了一下，就进厨房去了。

“喂，你妈什么时候也开始电话把关了？是不是怕你有情况呀？下次我装个男声，吓吓她。”肖晓的声音，刚分手，居然又追电话来了。肖晓告诉我，明天学校要给我们换一位新美术老师，听说还是从法国归来的，消息是从他爸爸那儿传过来的，绝对可靠。

挂掉电话，我又钻进房里，可不一会儿，妈妈就喊吃饭，她把饭菜端上桌子之后，自己却说不舒服，进房去了。我追进去问要不要上医院。她说死不了。就把我赶了出来。

半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，咯吱一声，我的房门被推开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躺着一动不敢动。我并不是害怕，那肯定是妈妈的脚步声，我在梦里也听得出来。我只是觉得很奇怪，从我上初中以后，妈妈就极少半夜到我床边来了，有时候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都能听到她阵阵鼾声，妈妈太劳累了。

现在，她没有打鼾，而是轻手轻脚地来到我的床边，先把我脸上的被子拉下来。然后，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脖子上掖了几下，又顺着我的身体摸索下去，一下就抓住了露在外面的脚。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脚塞进被子里，而是用手轻轻抚摸着。她的手十分粗糙，就像枯树皮，硌到我的痒神经，我直想笑。幸好她及时松手，我才

把胀到喉头的笑生生咽了下去。

我以为她会转身离开，刚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却见她打开了书桌上的台灯。书桌上摆着我白天未完成的画，她竟拿起来，细细地端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从不关心我的画，每次我让她看，她都说：“我又不不懂，看啥呀？还是让你们老师看吧。”

她现在却那样仔细地盯着我的画，好像能从中间找出什么秘密。她奇怪的举动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个神秘的电话——会是谁打来的呢？

三、新来的美术老师

每周一早上都要举行升旗仪式。我一看时间不早了,就赶紧跑。学校离家不算远,穿过一条街,横过一条马路就到了。我在横过马路的时候,不小心差点撞到一辆小车上。小车刹住了,车窗降下来,从里面伸出一张很漂亮的中年妇女的脸。

我以为她会骂我,谁知她竟笑着说:“过马路要小心!”

我紧张地后退两步,不停地点头。

“别害怕,上车,我带你一步。”

我坚决地摇摇头。她就向我挥手再见,一阵风似的开走了。

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,同学们正三五成群地往校门里涌。

升旗结束之后,照例是校长训话。校长姓黄,叫什么我不知道,个子瘦高,戴一副大得与脸面不相称的眼镜,一激动,眼镜就往下掉。所以,每次训话,他都要不停地扶眼镜。

我对训话没兴趣,心不在焉地到处瞄着,突然,看见办公大楼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人,披肩的长发,灰白色的风衣——对,就是她。

她饶有兴趣地望着操场,当然,她不可能认出我来,操场上有一千多人。所有的老师都集中到操场上,走廊上只剩下她一个人,她到底是什么人呢?她怎么会到这里来呢?

我正在发呆,操场突然松动起来,同学们潮水般涌向教室。肖晓走到我身边,顺着我的目光望去,说:“哇,好靓哦!我猜她就是我们新来的美术老师。”

“美的你,人家说不定是来办事的。”

“你敢和我打赌吗?刮鼻子,十下。”

“去去,你那塌鼻子,再刮就没救了。”我推了她一把,快步向教室走去。

肖晓简直就是个预言家,第四节上课铃刚响过,一袭灰白的风衣飘进教室,正是她。

肖晓兴奋得直捶我的大腿,连说:“怎么样怎么样?”

“我可没和你赌捶腿,快住手!”我小声制止了

她。

老师用一支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“苏凤仪”三个字,龙飞凤舞,很有气势,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。她转过身来,微笑着说:“我叫苏凤仪,从今天起,我带你们的美术课,请大家多多帮助!”

奇怪,从来没有哪位老师说让学生帮助的,她说话的语气真像个日本人,或者韩国人,反正不是正常的中国人。我想起肖晓昨晚打电话告诉过我,老师是从法国归来,难怪呢!

苏老师开始点名,点名并没有什么奇怪的,很多老师上课第一件事就是点名。可苏老师在点名的时候,闹了一点笑话。她在点我的名字时,我像其他同学一样站起来答“到”,又坐下。可我刚坐下,她又喊:“童叶。”我不得不站起来,用更大的嗓门儿答“到”,我相信隔壁教室的人都能听清楚了。可是,我刚坐下,她又第三次叫我的名字。我有些不知所措,站起来不作声了,不解地望着她。她也直直地盯着我,好像还要让我答“到”。

全班同学哄堂大笑,肖晓在下面低声对我说:“磁带卡住了。”

苏老师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,很自然地问:“噢,你就是童叶呀,我们早上就认识了,对不对?”

有同学高喊:“怎么回事?说来听听。”

“不告诉你们,这是我们的秘密。”苏老师说着,向我眨了一下眼睛,很孩子气。然后,接着点名。

我心里甜滋滋的,刚坐下,老师开始讲课,她居然说没什么好讲的,先拿出纸笔,画出自己最好的作品。

我想了想,就凭印象画了一张妈妈的画像,完成之后,我仔细地端详着,还挺满意的。粗粗的眉毛,小小的眼睛,塌鼻子,翻嘴唇,同学们都说她很丑,有的甚至还说这么丑的妈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。可我觉得她很亲切,全世界,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脸。

我正望着自己的画入神,苏老师走到我身边,扶着我的肩,说:“真好,你妈妈比实际年龄要显老一些。”

我吃惊地侧脸望着她,问:“你怎么知道她是我



妈？”

几名同学凑过来看我的画，肖晓在一边嚷：“这就是你妈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”

苏老师笑了一下，示意大家都过来，然后拿起我的画，说：“绘画不是画事物本身，而是画我们自己的心灵。你们看，这是一张并不漂亮的脸，但给我们的感觉是那样亲切，充满了依赖。这是一位女儿对母亲的情愫，是爱的启示。她问我怎么知道这是她妈妈，现在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了吧？”

老师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心美滋滋的，脸热乎乎的，垂着眼皮不敢看她。但我知道她一定在对我微笑……

很快就下课了，班级吵成了菜市场，我飞也似的跑出教室，快到校门口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苏老师手

里抱着一摞画，正向办公大楼走去，风衣轻轻飘起来，长发一荡一荡，真是迷人极了。

四、我爱卡通

我一路小跑，回到家里，叮叮当当，在厨房里忙活起来。菜是妈妈头天晚上洗好的，我直接下锅炒就行了。

在炒青豆的时候，一不注意，一滴油溅到了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我连忙跑到水龙头前，用冷水洗了洗脸，又转身到灶台前。这回我小心了，胳膊伸得老长，脸侧向一边，果然躲过了好几次袭击。

妈妈的水果摊虽不顺路，但也不算远，多绕一步路就到了。我到的时候，她正在忙着给一位顾客称苹果。我就站在一边等她，她边收钱，边转头对我说：“放地上呀，总拎着不累吗？”

我没听她的，地上脏兮兮的，就一直等她忙完，才递给她。她显然饿极了，端着就虎吃起来。

旁边的摊主是一位老奶奶，她对妈妈说：“你真有福气呀，这么漂亮的女儿，成绩又好，又勤快，现在打灯笼都难找呀。我家的孙女，上也初中，每天吃饭还要人劝呢……”

妈妈不停地点头，嘴里塞满了饭菜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我小声说：“妈，你吃慢点，会得胃病的。”

妈妈咽下口里的饭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：“你站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去上学？”

老奶奶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，我瞅了她一眼，她就笑着摆摆手，说：“好，我不说了，她是有话要对你说呢。”说着，她就走到另一头去了。

我妈就是这么钝，还不如一位老奶奶。我确实憋着一肚子话，又不知从哪说起，想了想，就说：“我们换了一个美术老师，叫苏凤仪，很老气的名字，不过，她是从法国回来的呢。”

妈妈的脸埋在碗里，一边不停地吃着，一边发出嗯的声音。她总是这样，不太在乎我说话，但我就是想给她听。

我停了一下，盯着她从碗里露出的前额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早上，我差点撞到她车上。”

“哪有人撞车的道理,是不是她撞到你了?”妈妈突然紧张起来。我费了很半天的嘴皮子才说清是怎么回事,妈妈放慢了吃饭速度,最后抓起一个橘子塞到我手里,她知道我馋水果,也就没推辞。

我刚准备走,妈妈突然又拉住我,问:“你的脸怎么啦?”

“不小心烫的。”

她一边埋怨我,一边抓起一块橘子皮,准备擦我的脸。我知道她又要用那种土办法疗伤了,我才不要呢,弄得满脸橘子味,多没面子。我一把推开她,转身跑开了。

她就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地目送我走过街拐角。一走过街角,我连忙回过身,贴着墙偷偷向回望。妈妈正从地上捡起碗,继续吃,她一点也不嫌脏。我心里却很难过,我的妈妈为什么不能像苏老师那样,有个体面的工作呢?

我一进教室,肖晓已经坐到座位上了,我突然想起昨晚那个神秘的电话,就小声讲给她听。末了,我说:“我觉得这个电话肯定有问题。”

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,突然一拍我的大腿,说:“呀,恭喜你!”

“神经,你拍疼我了。”

“我才不是神经呢,我告诉你,凭我的经验,这是你爸爸打来的电话。”说完,她神秘地看着我。

“真的?其实我也这么想过,可我妈为什么要瞒着我呢?”

“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情仇,谁也说不清楚。看来,这个问题还很复杂呢。不过,有一点可以肯定,你爸和你妈还是有联系的,只要你妈肯帮忙,你就一定能找到你爸。”

她越说越兴奋,我也有点热血沸腾,只可惜上课了,我们不得不刹车。

今天我该值日,放学之后,我把黑板擦干净,等同学们都走完了,我才锁上教室门,背着书包往外走。刚走出校门,就见一辆小车滑过来,停在我旁边。苏老师从驾驶室里伸出头说:“童叶,我带你兜兜风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一紧张,竟问了句傻话,其实我心

里是非常愿意的,我喜欢她那张漂亮而充满笑意的脸。

“想交个朋友,不行吗?”她又亲切地招了两下手,示意我上车。

我没再犹豫,绕到另一侧,和她并肩坐着。

“系上安全带。”

“什么?”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小车,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她整个身体倾过来,从座位底下拉出一个宽带,把我绕在座位上。她在做这些的时候,长发差点盖住了我的脸,我闻到了一阵很香的味道。我像个傻瓜似的,脸涨得通红,坐着一动不敢动。

她冲我笑了一下,说:“别紧张,上了一天的学,应该放松一下才对。”

我勉强笑了一下,算是回答。

车开动了,很轻,风从耳边划过,路边的人流从眼前晃过,都是那么柔和那么流畅。渐渐地,我发现车已经到郊区了,公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绿地,还有东一座西一座的别墅,样子都很漂亮。

我很兴奋,也很好奇,但我没问什么,这是我的习惯,从不在陌生人面前乱问问题。

车在一座别墅前面停下,苏老师帮我解开安全带,说:“到了。”就先下了车。

我拎着书包跟出去,被眼前的景色迷呆了。别墅是红顶白墙,就像童话里的建筑。门前是一块小院,一条青石板路穿过它,在小路两旁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……

我正看得入迷,就见她已经开了门,在向我招手。我连忙小跑过去,跨进屋里一看,简直惊呆了,室内豪华得就像宫殿,还有一个螺旋形的楼梯通到楼上,乳白色的扶手精致而高雅。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巨大的油画,其中有一幅正是《蒙娜丽莎》。我忍不住走过去仔细地观看着,很显然,这是模仿之作,作者画技相当高超,几乎可以乱真,遗憾的是有一个败笔,嘴角的笑意似乎多了一点。

苏老师在我身边站了片刻,轻轻地问:“喜欢这幅画吗?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只可惜笑得有点夸张。”

“噢?”老师瞪大眼睛,看看我,又看看画,“说说看。”

“其实蒙娜丽莎的微笑并不神秘,在我看来,就是一位母亲的性格,宽容、慈爱、内敛,还带一点点专横。在这幅画里,宽容和慈爱都表现得很好,可是,内敛和专横被忽略了。”

她愣了一下,然后拍了两下巴掌,说:“精彩,简直是旷世高论。不过,我还是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说母性有一点点专横呢?”

“因为我妈就是这样的,每天都想让我按她的意思做事,但我违抗之后,她也就是发发火,埋怨两句,就过去了。”

老师突然笑了起来,说:“好,我们不谈这幅画了,到楼上去,我给你看另一种东西。”说完,她就噔噔地快步上楼。

我意犹未尽,多看了一眼油画,她就在楼上冲我招手,说:“快点,我数一二三,你不上来,就没机会了。”然后,她就开始拖长声音数数。

我知道她在逗我,但还是快步向楼上冲去。我做梦也没想到,就在楼梯的尽头,有一扇门正在为我开启,它把我一下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绘画世界。

苏老师数到三的时候,我正好冲进她的房间。她正捧着一本画册等着我,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格琪的卡通画册。在青少年宫绘画班,老师经常会提起这个名字,而且还展示过几幅卡通,确实与众不同。画面十分精美,线条清晰流畅,最吸引人的是夸张变形总能出人意料。

我接过画册,轻轻叫了一声:“格琪,我喜欢!”

“你认识?”



我摇摇头,说:“绘画班的老师经常说起。”我边说边兴奋地翻着画册,动感的画面简直让人两眼放光。

苏老师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,过了一会儿,突然问:“你的脸怎么了?”

“油烫的。”我没在意,甚至没抬头,画册太吸引人了。

她咚咚地出去,又咚咚地进来,不一会儿,她的手指伸到我脸上。我吓得往旁边闪了一下,一抬头,看见她手里正拿着一瓶红花油,眼里竟充满了泪水。

“别动,抹一下,就会好些。疼吗?”她的声音有点涩。她的手指是温热的,红花油是冰凉的,我能清楚地感觉到。

我就听话地让她抹着,一边安慰她:“这没什么,我妈手上一一年四季都裂口子,她从来不叫疼。”

抹完红花油,她冲我笑了笑,说:“你很心疼你妈?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可是我从没告诉过她,我总是说她啰唆烦人。她一定以为我讨厌她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她一边拧着瓶盖,一边说,“女儿的心思母亲最懂。”

“你也有女儿吗?”

没有回答。我再抬头,才发现她已经拿着瓶子出去了。我就把目光收到画册上,继续欣赏那精美奇妙的格琪卡通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她又坐到我身边,问:“你在哪里学画?”

“青少年宫。”我顺口答道,仍专心地看着画册。

“是单独辅导吗?”

“不,一个班二十多个人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

“什么?”我抬起头,不解地望着她。

“我是说,你想学卡通吗?就像这样的。”她指着我手中的画册。

我使劲点点头,那一刻,我眼睛里一定放射了不寻常的光彩。

“到我这里来学,怎么样?”她试探着问。

我想了想,又坚决地摇摇头。

“噢,是这样的,我一个人住这里,你看,这么大的房子,我想,有一个人作伴,感觉会好些。”她说话犹犹豫豫的,像是在求我帮助她,说完,她站起身来,不安地踱了几步,然后,她用期盼的眼神望着我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,她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能跟她学画卡通。但是,我有难处,妈妈每天卖水果,收入并不高,能供我在青少年宫的学费已经很吃力了。而要一对一的家教,收费肯定很高。我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,我妈没那么多钱。”

她突然哈哈大笑,眼泪都出来了,她还一边抹着眼角一边不停地笑。我被她笑得窘极了,脸红一阵白一阵,最后,我实在无法忍受,扔下画册就往外跑。我一口气冲下楼梯,可大门是反锁上的,我怎么也打不开。

她从后面追上来,停止了笑,说:“我是高兴,别介意,是我请你来的,我不会要你一分钱,懂吗?”

她这么一说,我又觉得很难为情了,连忙看了看手表,说:“时间不早了,我该回去了。我得和我妈商量一下,她答应,我就来。”

“好吧,我送你。”她一伸手,门啪的一声就开了。

一路无话,车很快又进了市区,我一直望着窗外,

天已经黑了,我看见家里的窗口透出了灯光,妈妈回家了。

我下了车,苏老师也跟出来,我指给她看我家,并邀请她一起吃晚饭。

她抬头望了望,说:“改天吧,今天还有点儿事。”

她刚准备转身走,我叫住她,说:“我还是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?”

“想听真话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因为我发现你很有绘画的天赋。”她笑着耸了耸肩。我猜不出她说的是不是真话,正准备转身上楼,她又叫住了我。我停住脚步,问:“还有事吗?”

“能让我抱你一下吗?”

我没有想到她会提这种要求,僵硬地站在原地。她走上来,轻轻抱住了我。我浑身的血液凝固了,心跳瞬间停止。她温热的脸轻轻靠着我的脖颈,一头长发搭到我脸上,我能清楚地闻到发丝间迷人的香气。我闭上眼睛,鼻翼收拢,想做个深呼吸留住那种气息。可就在这时,香气消失了。我睁开眼睛,看着她转身上车,冲我挥了挥手,我恍惚地看见了一个B.M.W的车徽。

五、谁也挡不住

进门的时候,妈妈已经把饭菜端到桌上了,见我回来,就开始盛饭了。我看了看表,才六点半,往常这个时候,她才回家呢。

我一边放书包,一边问:“这么早呀?”

“没生意做,当然早点收摊了。我没嫌你晚,你倒嫌我早了。”

我回头看了看旁边的水果箱,已经空出好几个了,就说:“已经卖出好几箱了,还说没生意。”

“怎么,嫌我卖多了?卖不出去,你喝西北风啊?”她把饭碗往桌上一顿,指了指厨房,“手洗一下,乌龟爪子似的。”

我吐了吐舌头,进去洗完手,一出来,见妈妈不在桌边。我正准备端饭碗,她从房里出来,喊:“先别吃,把脸上的伤抹一下。”说着,她递给我一盒烫伤膏。

包装是全新的，我心疼地说：“很贵吧？买它干啥？”

“管它多贵，买了你就用。”

“让你买创可贴，你又忘了吧？你看你的手。”

她下意识地把手往回缩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今天哪来这么多话？叫你抹就快抹呀！”

“我已经抹过了，不信你看。”我打开包装，拉过她的手，说，“这药也能治裂口，我给你抹一下。”

“你看，你，你……”

她还想往回缩，我却死死拉住不放，小心翼翼地给她的伤口涂抹。平时没太在意，现在仔细端详，不觉心惊肉跳，有几道伤口又深又长，里面的肉都翻出来了。

“妈，买双手套吧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的眼泪就涌

了出来。

“你看你，我这命贱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来，吃饭，快凉了。”

妈妈吃饭的速度特别快，就算用两根木棒给我帮忙，我也赶不上她。放下碗筷，她就准备去盘点她的水果，把好的放一块儿，坏的挑出来。每天都这样，没完没了。我今天没放她走，叫她坐一会儿。她就坐在对面，看着我吃。

我鼓了半天勇气，才说：“妈，我想学卡通画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你想学，就转个班嘛。”

“不是在青少年宫，我们新来的美术老师说要单独教我。她家住在郊外的别墅，可漂亮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我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对，越来越难看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这可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她看起来很紧张，腾地一下站起来，一把抓起碗筷，顿了一下，又放下碗筷，用手敲了两下桌子，“学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又要变呢？”

不用猜，她一定又在为钱发愁。我故意慢慢吃了一口菜，才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钱，对不对？”

“没错，你妈就这样一个俗人，你要记住，咱们家不能和别人比，一分钱得掰成两半用。”

“可是，苏老师说不收钱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马上又说：“那也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！”

“不为什么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咱们不需要同情！你赶紧吃饭，吃完饭洗碗。”说完，她就气呼呼地过去搬弄水果去了。

还剩小半碗饭，我没心思再吃，就把碗筷收进了厨房。洗碗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抽泣起来。为了不让妈妈听见，我故意把水放得很大，哗哗的水声淹没了我的哭声，却淹不住我的心痛，我的心中一片茫然。

水龙头一关，整个世界又浮出水面，清晰起来。我正准备放碗，一转身，妈妈竟然站在门口。



我把碗放进柜子,又转身抹灶台,没有理她。

“有许多事情你还不明白,”她清了清嗓子,“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

我不明白她的意思,难道就为那病态的自尊吗?我把背正对着她。

她没有介意,接着说:“你不是说过,愿意为我做一切事情吗?这次就听我一句,就算我求你!”

我浑身一震,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?她求我?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。我慢慢转过身,门口却已空空如也。

第二天放学之后,我一边慢吞吞地收拾书包,一边把心里的苦恼告诉肖晓。她听了不屑地挥挥手,说:“你怎么死脑筋呀?休息天你不是到青少年宫学画吗?就用这段时间,你妈能察觉吗?”

“那倒是,整个星期天她都不会管我,可是……”

“收招吧,乖乖女,人生很多事情都需要用策略,何况这是善意的欺骗。”她总是有那么多道理。

我摆摆手,说:“我总觉得她对我太好了,有点不正常,我心里害怕……”

“说不定她就是个同性恋,谁让你长相秀色可餐呢?”

“去你的,我说正经的。”我推了她一把,差点把她推到座位下面去了。

她扶住桌子,坐稳,一脸神秘地说:“这个问题很好解决,带上我,保你万无一失。”

正合我意,但我还是有些担心,说:“可是,我还没有和苏老师商量呢,她万一不同意收你,怎么办?”

“木头,这事千万不能和她商量,到时候我们一起去,她就没辙了。”

我想了想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就只好按她说的办。

星期天早上,肖晓和我站在苏老师家门口的時候,苏老师吃惊得张大嘴巴。我连忙解释说:“肖晓一直和我一起学画,她是我最好的朋友,她也喜欢卡通,所以……”

“欢迎,欢迎!”苏老师说着,就领我们进屋。

六、瞒着妈妈学画

之后的每个星期天,我都瞒着妈妈到苏老师家去。市区正好有一趟专线车直达,我和肖晓就挤那趟

车,总是一开始很多人,快到终点站时,就空得要命。每次一到苏老师家,我们就直接进入状态,先跟着苏老师画,然后再自由发挥。苏老师的卡通画得非常棒,简直可以和格琪的相比美。

我们自己画的时候,苏老师通常是在旁边坐着,有时会走到我身边,指点一下,甚至握住我的手,教我怎么过渡线条。她手指修长,轻轻捏住我的手一摆,线条果然就不一样。我专注地体味着那种感觉,会呆呆地望着她的手出神。而她也会一边忙于讲解技巧,手一直捏着我不放。

肖晓完全是另一种状态,用她自己的话说,她不是来学画画的,而是来当保镖的。所以,她画画有点不求上进,一边描,一边看我这边。如果她看见老师捏着我的手不放,她就会故意咳嗽两声,伸手对我说:“对不起,借橡皮用一下。”这时,我要腾出手来拿橡皮,老师就不得不把手松开。橡皮到手之后,肖晓会偷偷冲我挤一下眼。我知道她的意思,脸不由得红涨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,肖晓总会对我说:“苏老师确实有同性恋倾向。”我嘴里反驳她,心里也有点糊涂了。苏老师对我和肖晓确实大不一样,苏老师很少主动去接触肖晓,即使指点画,也是站在一边,用语言传达意思。而每次课,苏老师几乎都要手把手地教我画,有时,我感觉很好,不用她教,她就会伸手抚摸我的头发,轻声夸我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觉得她温柔、活跃而没有脾气。可是我错了,一次为画一张母亲形象,她大动肝火。

她要我画一个表面丑陋内心慈爱的母亲。不知怎么的,我一画就画成了一个漂亮的母亲。几次不成,她一把抓起我的画纸撕得粉碎,吼道:“你的母亲哪里去了?难道你把她忘了吗?她不是很丑吗?”

“不准你说她!”我也失去了控制,怒视着她,“我妈不丑,我从来就没觉得她丑!”

“好,就凭你的印象画吧。”

“我不画了,画谁不行?”我一把扔下笔,笔杆儿骨碌碌在桌面上滚动的声音,在这栋华美别墅的空气里,仿佛凝固了其余的一切。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:小蟹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上期闪回

童叶——“我”，在梦中与一位俊朗的男士相见，就在将要拥抱的瞬间，被老妈打断美梦，叫去帮着搬水果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看见老妈在接一个电话，她非常紧张。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，老妈抢过了电话，却只是“我”的好朋友肖晓打来的，她说，要来一位新的美术老师——苏凤仪，还是从法国回来的呢。周一早上，“我”赶着上学的时候，差点儿撞在一辆车上，没想到的是，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却摇下车窗，关切地问“我”：“没吓到你吧？”在第四节美术课上，一位穿灰白色风衣的女士款款而来，正是她，她对“我”的第一次课堂作业就欣赏不已，后来又带着“我”到她的别墅学漫画，再次画一位母亲形象时，苏老师大发雷霆，“我”最后也生气了，使劲把铅笔扔向了画板……

七、泪光中的生日

肖晓叫了起来：“你扔的是我的笔，我好心疼哟！”她竟然挤眉弄眼，在一边看笑话。苏老师举起双手，做了个投降的动作，然后，她拿出一本画册，让我别急，回家慢慢看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看画册，妈妈突然推门进来，说：“不早了，快睡。”我连忙合上画册，放到枕头下面。幸好妈妈没注意，我真怕她追问画册的来历。

“学费也快到期了吧？老师没催你交？”

青春
留言

363000 福建省漳州一中分校初二(4)班 李欣恬
枫叶落下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深秋的脚步声 很轻很轻
感谢昨夜的大雨为深秋做了洗礼。

XIAOSHUOXINGKONG

“噢,是要交了,要交。”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青少年宫学画了,但又不得不这样骗妈妈。

妈妈从怀里掏出两百元钱,放在桌上,关上灯,出去了。

我一翻身从床上跳下来,追到门口,想把心里话都告诉妈妈,可是一摸到冰冷的门把手,我又突然失去了勇气,停下脚步,浑身僵硬,好半天,才慢慢回到床上。黑暗中,我双手抱膝,静静地坐在床上,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苏老师的脸,她时而嬉笑,时而皱眉,时而发火……我使劲地摇晃着脑袋,可怎么也甩不掉她。

这是为什么?为什么?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。

今天早上很特别,妈妈没有出摊。她早早地起来,把早餐做好,又开始收拾屋子。

我迷迷糊糊地起床,边揉眼睛边问:“怎么不出摊?”

“今天去进货。”她正背对着我擦着窗户,头也没回。

我侧头看了一眼客厅里的水果箱,说:“还有这么多呢,又要进货呀?”

“谁说非要卖完了才能进货的?”她回头指了指墙上的钟,“快迟到了。”

我连忙洗漱完毕,揭开锅盖,里面竟放着一碗装好的面条,里面有细细的肉丝和绿绿的葱末儿,香气扑鼻而来。我端起来吃了两口,把头从厨房门口探出去,说:“今天的面条真香!”

“这叫长寿面,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

“呀,我都忘了!”我惊叫了一声,心情顿时明亮起来。我转身进厨房,津津有味地吃着,听见妈妈在外面说:“晚上早点儿回来。”我没有回答,知道她的意思——在家里给我过生日。可是,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在外边开生日PARTY,不是麦当劳就是KFC,请上自己的死党,狂欢。这对我是奢望。

我的心又黯淡了,不敢在班上宣布自己的生日,包括肖晓,我也不敢告诉她。

放学之后,我假装看书,坐着没动,等大家都走了,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就在这时,一阵清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,不用抬头,我就知道是苏老师来了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跳有点儿加速,有点儿兴奋,有点儿紧张。

她一直走到我桌前,不作声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抬头望着她,问:“老师,有事吗?”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能请你吃晚饭吗?”她冲我微笑着,真美。

我心里一惊,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她愣了一下,耸耸肩,说:“我偷看过你的资料,哈哈,没经过你的同意。”

“那是你的权力,每个老师都能看学生的资料。”我盘算着,口袋里正好有妈妈给我的两百元钱,何不趁此机会感谢一下苏老师?于是,我说:“吃晚饭可以,必须我请你。”

“OK,”她动手帮我收拾书本,一边笑眯眯地说,“早点儿出发,先兜兜风。”

出了教室,她就搂着我的肩膀走。我觉得不自然,但转念一想,从国外回来的人也许都这样,就没挣扎。上了车,我说得先回家给妈妈留个字条。她就开车直奔我家。到了楼下,我请她上楼坐一会儿,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开门的时候,苏老师不安地理着自己的长发,我说:“你怎么了?”

她笑了笑,说:“没什么,就是有点紧张,我也怕生,你相信吗?”

我笑着摇了摇头。进到屋里,妈妈果然还没回来,我趴在客厅的桌子上写字条,让老师随便坐。她没有坐,转进了我的房间。

写完字条,我一进门,见她正对着我的书桌发呆。书桌上压的是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,还穿着开裆裤呢。我连忙用一本书盖上,说:“这是隐私,不准偷看。”

她仿佛被吓着了,一惊,问:“你说什么?”

我拉了她一把,说:“我跟你开玩笑,我们该走了。”

走到客厅,她伸手拿了一个橘子,说:“这么多水果,也不请我吃,小气。”样子很调皮。

“这都是一些普通的水果,我怕你瞧不上呢。”

走出门,她把橘子剥开,塞一瓣儿到我嘴里,我一咬,没想到汁水喷到她脸上了。她惊叫一声,逃也似的下楼了。我看得出,她很开心。

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,她突然提议去为我买一套衣服,我坚决摇头。

她问：“为什么？我想送你生日礼物。”

“我妈说了，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在你家学画，一直瞒着我妈，她是坚决反对我去的。”

她没再坚持，车又拐了几道弯，最后在一个叫“都市贝壳”的咖啡厅门口停下。她说这里安静，有情调。

里面果然不像麦当劳那样吵闹，幽静的大厅里弥漫着轻缓的乐曲，我们穿过大厅，在一个包间里面对面坐下。包间里光线很暗，桌上点着红色的蜡烛，火光摇曳着，美妙极了。

苏老师点了一些点心饮料，最后还要了一个小生



日蛋糕。服务小姐一边记录，一边小声说：“这是给你女儿过生日吧？”

苏老师笑着点点头。小姐退了出去。

我很郑重地说：“你应该告诉她，我不是你女儿。”

“噢？”苏老师故意皱了皱眉头，“看来，我还不令你满意。”

“不是一码事，我已经有妈妈了……”

她竖起指头轻嘘了一声，示意我停止。这时，小姐端着点心走了进来。看来，她是不想让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。

我们到咖啡厅来，并没有点咖啡，而是要了椰奶。她端起杯子说：“HAPPY BIRTHDAY！”我们轻轻碰杯，我喝了一口，甜甜的，一直甜到心底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小蛋糕端了上来。我刚想动手，苏老师拦住我，说：“先许个愿吧，闭上眼睛，心想事成。”

我就闭上眼睛，心里默默地念着：“上帝保佑，让我早日见到我爸爸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苏老师正瞪大眼睛望着我，我吓了一跳，幸好有蛋糕做掩护，我就伸手挖过一块，埋头吃起来。

“我是说，假如……”她吞吞吐吐，又绕到刚才的话题上去了，“假如我是你妈妈，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抬起头望着她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种事没有假如，我的妈妈很穷，但她是我妈妈呀。我记得有位作家说过，世界上的一切你都可以选择，唯有父母，你不能选择。”

苏老师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脸，一声不吭。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就只好低头去吃蛋糕。可还没吃两口，就听到苏老师的抽泣声，很轻，但很伤心。

我吃了一惊，抬起头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你女儿了？其实你不该把她丢在法国，把她带在身边多好呀。”

她用纸巾擦了一下脸，止住情绪，说：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已经伤透了她的心，她恐怕再也不会

原谅我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保证。”

“你保证？”

“我是说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爸，但我仍然想念他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他。”

她伸过手来，理了理我额前的头发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好孩子。”她的手抖动得很厉害。

为了不让她想伤心事，我就给她讲笑话，说大馋鬼只有两样东西不吃，让她猜。她猜了半天，都不对，我就告诉她，是天上飞的苍蝇，地上爬的臭虫。她听了

果然开怀大笑。后来,我们又聊了许多关于绘画的话题,非常投机,非常愉快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就到八点多钟了。我说该回家了,她让我等一下,她要上WC。回来的时候,她就说:“走吧,我已经买过单了。”

“好啊,你赖皮!”

“这叫先下手为强。”

她伸手搂着我往外走,我想着她对女儿的思念,就顺从地靠在她的臂弯里,还伸出手搂住了她的腰。

到家的时候,妈妈刚把水果清理完,桌上的菜用碗盖着。

我奇怪地问:“你还没吃呀?”

“等你呢。”妈妈用衣袖擦了一把汗,“快来,一起吃吧。”

“你没看见字条呀?”

“看见了。可今天是你的生日,怎么也得吃顿我做的饭吧?”她说着,麻利地盛来两碗饭,把菜碗揭开。

哇,有尖椒牛肉,糖醋排骨,还有我最爱吃的韭黄炒鸡蛋。要在平时,我的口水早就飞流三千尺了,可今天肚子饱得直往上冒,不敢再贪嘴了。

妈妈端着饭就虎吃起来,她一定饿极了。吃了一会儿,见我没动筷子,就说:“这可都是你爱吃的菜,你三岁的时候就吵着要吃韭黄炒鸡蛋,我呢,每年只给你吃一次,也就是生日这天。你别不是生我气了吧?”

“妈——”我心头一硬,鼻头一酸,不知该怎么说才能让她明白我的心意,一急,竟哭了起来。

妈妈放下碗筷,绕过来,递给我毛巾,说:“这孩子,我也没说你什么?我是说我做得不好,没本事让你天天吃上韭黄炒鸡蛋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,”一把抱住妈妈,哽咽着说,“我谁也不怨,我喜欢这样,你已经够辛苦了,你再说,我就受不了了,我心疼,你知道吗?”

……

那碗韭黄炒鸡蛋妈妈一筷子也没动,留给我第二天吃了。

八、漫画大赛

学校准备举行一次卡通画大赛,为了画好参赛作

品,苏老师要求我每天放学后都留下来。她在办公室专门准备了一个位置让我画画。她寸步不离地守着我,找来许多参考资料,一边为我讲解,一边启发。因为是参赛,要求就格外严格,我试着画了一张又一张,她都站在一边摇头。有时候,她会发怒,抓起我的画撕个粉碎。

有一次,我的画刚画到一半,她又开始敲桌子了。我收住笔,望着窗外,天突然沉下来,要下雨了。我想到妈妈的水果摊要遭暴雨袭击,心就有点儿慌了。

她说:“望着外面干什么?心要收住,感情,知道吗?没有感情,你的画就没有灵魂,你懂吗?你的感情哪里去了?”她的火气又上来了。

“对不起,我今天不画了,我想回家。”我强压住心里的火,扔下笔,就往外走。

她急了,上前一把抓住我,说:“你真是越来越娇气了,说两句你就受不了,那干脆别学画了。你知道吗?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,必须要经历打击和磨难,有时候甚至会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东西!”她太激动了,手在不停地抖动。

我相信她的话,就低下头,说:“我今天真的要走了,跟你的批评没关系。明天再画,行吗?”

她的手慢慢松开,我望了她一眼,然后转头就跑了。

我刚跑出校门,一声闷雷,雨就倾盆而下。我没有回家,而是直奔水果摊。

妈妈正忙着往车上搬水果,车斗上盖了一张塑料布,风太大,一下就被掀翻了。她每搬来一箱水果,就要手忙脚乱地把吹翻的塑料布拉过来。

我冲过来,刚想搬水果箱,她却冲我喊:“别动,去把塑料布按住!”

我就跑到脚踏车边,按住塑料布,她一过来,我就揭开,等她放水果箱,又连忙盖住。我和妈妈都光着头,现在都成了落汤鸡。

妈妈拎着最后两箱水果往这边跑,突然脚下一滑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大喊一声,冲过去要扶她。她喊:“别过来,快去!”我回头一看,塑料布果然又被掀翻了。我连忙跑过去盖好,双手死死地压住它。

妈妈坐在地上还没起来,她一定受伤了。我心里焦急,大声喊:“妈,你怎么了?”

她没答话,咬着牙试探了一下,没站起来。我慌忙跑过去,把她从雨地里拉起来,问:“你不要紧吧?”

她看我都快哭出声来了,就笑了笑,说:“死不了,来,帮我提一箱。”

我连忙双手提起一个水果箱,摇摇晃晃向车斗蹿。到了车斗边,怎么也举不上去,还是妈妈过来帮了一把,才把箱子放好。

她绕到前面准备骑车,我拉住她,说:“你行吗?”

她一把打开我的手,反问:“我不行,你来呀?”说完,就艰难地爬上车。

我肯定不行,以前试过几次,根本就踩不动。我只有跟在后面拼命地推,这样可以为她省一点力气。雨一点都不示弱,打在塑料布上,啪啪乱响,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。

那天晚上,妈妈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。我说帮她捶捶背,她说她怕痒,赶我回房间写作业。我也感觉困极了,没心情写作业,一倒头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,天光大亮,太阳挂在窗外,侧耳一听,没有动静。我刚准备爬起来,只觉得头沉沉的,就又倒了下去。我喊了两声,没人应,就强撑着爬起来,走到客厅,水果都不在了。我靠到窗口向下看,妈妈正把最后一箱水果放上车斗。

她的动作显得很吃力,上车的时候,腿抬了一次,没成功,又抬了一次,才勉强爬上去。我想喊她,嘴巴张了张,却没出声,鼻子一酸,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妈妈的背影就在朦胧的视线中渐渐消失了。

我回到床上,想稍躺一会儿,没想到迷迷糊糊的,又睡着了。

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我,是苏老师打来的,她很焦急地问:“你怎么没来上课呀?”

我一惊,问:“几点了?我,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不舒服?”

“有一点,腿发软,头发沉。”

“你在家呆着别动,我马上过来。”



苏老师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,一摸我的额头,说:“天啦,发高烧,快,上医院。”说完,她就抱着我下楼。

我把头靠在她的胸口,有一股好闻的味道。我一抬眼,正好盯着她的下巴,有很美妙的曲线。她真是个美人呀,可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?好得我都无法报恩。

医院里,她跑前跑后,把我安顿在病床上,等把点滴打完,已经是中午了。我心里惦记着妈妈,就躺不住了,说要回家做饭。

“你还要不要命?”她一把按住我,“你知道刚才烧到多少度吗?四十。”

我知道她是为我好,就挤出笑,说:“我现在感觉好多了,得马上回家,我不做饭,我妈就得挨饿。”

“可是,她也太不像话了……”

“别这样说,我不怪她,你不了解她,其实,她对我很好。”

“好,不说这些,你乖乖躺着别动。”

我只好听她的。她整整陪了我一天,晚上,我说什么也不肯呆在医院了,她才开车把我送回家。

苏老师扶着我进门时,妈妈也刚到家,正在码放

水果。我以为她会感谢苏老师,谁知她盯着我们半天不说话,还是苏老师先开口,说:“她发烧,我送她上医院。”然后就扶我上床躺下。

妈妈还在整理水果,没进来。苏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,就转身出门,将房门掩上了。客厅里传来了她们的对话,简短而奇怪。

“你是这样做母亲的?”苏老师在责怪。

“我是怎么样做母亲的,用不着你管,你也没资格管!”妈妈居然这样不客气,好像她们前世有仇。

“你怎么这样说呢?难道我……”

“你出去!”妈妈打断了她的话,“我不想再看到你对我们家有任何施舍,不需要!”

嘭的一声,大门关上了。我的心也抖动了一下,不明白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。

病好之后,我瞒着妈妈继续跟苏老师学画。后来,我画了一幅名为《母女》的漫画,苏老师非常满意。画面上是两棵人面树,大树被狂风暴雨打击得直不起腰,但她仍笑对着小树。小树在大树的遮挡下,感觉不到风雨,正快乐地和一只小鸟玩耍。

她兴奋地追问我:“哪儿来的灵感?”

我笑着摇摇头,不想在她面前提到妈妈,因为,那棵大树就是妈妈,小树是我。

漫画大赛的结果出来了,我如愿以偿,得了第一名。我高兴地把画拿回家给妈妈看,妈妈直摆手,说:“我能看懂啥呀?你就别对牛弹琴了。”

我非不,拉着她,说:“你看嘛,这棵大树是你,小树是我。”

她睁大眼睛看了半天,突然说:“我明白了,你把人画成了树,所以就得了第一名,对不对?”

我一听,当场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

九、我要到深圳去

苏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:“下个星期,在深圳有个国际卡通画展,我要去参加。校长同意我带你一起去,因为你是我们学校最棒的。全部费用由学校出,不知你……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一把搂住她的脖子,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,说:“我都要喜疯了,我做

梦也没想到有这种好事,我去,一定要去。”

可是,回到家里,我不知怎么向妈妈开口,犹豫了半天,才说:“我在想,有件事该不该对你说,说了你又不同意。”

“只要对你好,我有什么不同意的?是不是要钱?你只管说,我就是砸锅卖铁……”

“妈——”我望着妈妈,说:“是件好事,我的卡通画不是得了全校第一名吗?学校奖励我下星期去参加一个国际画展。费用全部由学校出呢。”

“真的?真是太好了!就你一个人?”

“听说是到深圳。”我故意避开她的问题。

“什么?深圳?是不是和苏老师一起去?”

我不敢作声,沉默本身就是答案。

“不行,绝对不行!”她的态度突然转变,我的心一下落入冰窖。

我不死心,说:“这次不关苏老师的事,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,我一定要去。”

妈妈眼睛躲闪了一下,说:“是不关苏老师的事,我是说,深圳那地方,你不能去。”

我心里抖动了一下,突然想起了关于爸爸的猜测,就问:“你告诉我,爸爸是不是还活着?他在深圳,对吗?”说完,我直直地盯着她。

“你先答应我,我再告诉你。”她也和我较真了,盯着我。

我点点头。她也点点头。

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,一直在想着爸爸。第二天,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肖晓,肖晓一拍巴掌,说:“你傻呀?这么好的机会,为什么不去?说不定还能找到你爸爸呢。”

“可是,我妈不让去。”

“你就不能骗她一次?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装诚实,我还是只能送你两个字——傻瓜!”

在肖晓的劝说下,我动心了,然后,我们详细商量了出逃的计划,天衣无缝。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有预谋地欺骗妈妈,不知为什么,我一点负罪感都没有,甚至连后果也不肯去想,因为我一心只想到深圳去。

出发前一天晚上,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书,妈妈



突然推开我的房门。我吓了一跳，心慌地望着站在门口的她，仿佛上课偷看小说被老师抓了个活的。

妈妈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还好呀，脸色这么难看，不舒服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我把书合起来，假装生气，“这课文太难背了，我烦死了！”

“傻家伙，”妈妈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“谁规定你要一口气背完的？歇口气再背，我正想问你话呢。”

我心里不由一紧，生怕她问明天到深圳的事，就望着她，不敢作声。

“明天要去画画吧？这么长时间，该交学费了吧？”妈妈一直以为我还在青少年宫学画。

我一惊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好像，老师是提过学费，可是，我想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一点儿不痛快。”妈妈拿出两百块钱放在书桌上，“可别拖欠学费，让别人瞧不起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又看到了妈妈满是血口的手，粗大、难看，但是那么温暖，是我全部的依靠。我的心开始抖

动起来，一种想哭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差点就把明天出逃的事说出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我连忙冲出去，抓起话筒，是苏老师打来的，她问：“行李收拾好没有？”妈妈不让我去的事，我没告诉她。

我慌乱地望了一眼里屋，妈妈正走出来，我就只说：“好了，没事我挂电话了。”啪的一声，放下电话。

我知道自己的脸色极其难看，因为妈妈的眼神是怪怪的。她问：“谁的电话？这么慌。”

“噢，肖晓，她问我课文背完没有。我烦。”说完，我就往里屋走。

回到房里，我轻轻掩上门，不敢明目张胆地收拾行李，只能偷偷将几件衣服叠好，放在柜子的一角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格外早，和妈妈一起把水果箱搬上车。她把最后一箱水果放稳之后，照例擤了一把鼻涕，跨上车，对我说：“学费记得交呀！”

我点点头，赶紧让到一边，她正准备弓背蹬车，我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妈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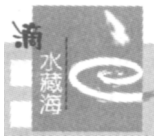
她侧头望着我，等我说话。我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你的腰还疼吗？”

“少操心，没你的事儿。”说完，她就蹬着车摇摇晃晃地远去了。

我跑上楼，喘着粗气，趴在窗口，眼看着妈妈消失在街角处，才转过身来，把书包一股脑儿倒空，将衣服装进去。我没有专门的旅行包，因为我极少有机会出远门。不过，这书包挺合适，够大。

收拾完毕，我又按肖晓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，大致意思是说，学校突然派人到家里来，硬要我去深圳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得去了。又因时间紧迫，也来不及道别。

写完字条，我觉得心慌气短，脸烫得可以烤死一只蚂蚁。我把字条放到客厅的桌子上，连忙跑到卫生间洗了个脸，对着镜子狠狠地拍两下脸，有疼的感觉，



气才稍微畅通了一点儿。

苏老师开着车来接我，上了车，她问我：“你妈妈没来为你送行。”

我一惊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她很忙，一大早就出摊了。”

“她总是这么忙吗？”她的语气中透出一种不满。

“是的，她很辛苦。”我想让她明白，我妈妈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，对我熟视无睹，“这全是为了我，她从不乱花一分钱，她的手常年裂口，可她舍不得买一瓶像样一点的护手霜。”

她也听出了我的意思，连忙解释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，她应该送行，好了，就当我不说什么也没说。”

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对待苏老师，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误会，都是我一边瞒着苏老师，一边瞒着妈妈。而这一切都是肖晓的主意，她说必须这样做，才能成功出逃。现在我倒有点儿犹豫了，心里盘算着该不该把真相告诉苏老师。

机场在我犹豫不决之间就到了，我决定等上了飞机，再慢慢和她说实话。那时，她就是想赶我回家，也不可能了。

可是，飞机一起飞，我感到头晕、恶心，不一会儿，就开始呕吐，疯狂地呕吐，吐得我浑身发抖，好像永远没完没了。

苏老师不停地帮我换塑料袋，有好几次，我都吐到了她手上，可她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全心全意地帮我张开塑料袋。在呕吐的间隙，她就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背，让我舒服一点儿。

空姐也在一边为我忙活，她建议我到卫生间去吐，苏老师坚决反对，带着一股怨气对空姐说：“没看见孩子已经虚了吗？站都站不住的。”

空姐不敢再提卫生间了，站在一边帮我清理袋子。我直吐了个筋疲力尽，最后终于没什么可吐的了，就迷迷糊糊地靠在靠背上睡着了。

铁碗和泥碗

一只铁碗被人不小心放到了一摞泥碗里，铁碗说：“你们这些家伙怎么配和我在一起！瞧我，浑身锃明瓦亮，不怕跌，不怕碰；而你们，灰不溜秋的，一碰就破，一跌就碎！”

泥碗们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说话，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绝非一无是处，总有一天它们会让人刮目相看的。

过了不久，它们被搬进一座炽热的火窑里进行煅烧。等它们出来时，铁碗吓得大惊失色，因为它发现自己变得浑身黝黑，布满了坑坑洼洼，而且变了形，再也不是那只漂亮的铁碗了；而那些泥碗，一个个仿佛脱胎换骨，浑身洁白，而且身上布满了漂亮的图案。一群人把它们拿起来，轻轻敲打，听着发出的悦耳瓷音，不住地啧啧赞叹：“这批碗烧得真不错，瓷质洁白细腻，真是上品中的上品！咦，这里怎么有只破铁碗？”

“咣啷”一声，没有丝毫的迟疑和可惜，铁碗被扔进旁边的一堆垃圾里。不屑于和泥碗为伍的铁碗，现在只能和垃圾呆在一起了！

到了宾馆，我倒头又接着睡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有了知觉，闭着眼睛也能感觉有光亮。我试着睁开眼睛，一开始不适应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我又眨了两下眼睛，等我看清眼前的影像时，不禁吓了一跳。那是苏老师的脸，大概离我不到一尺远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推到我面前。

与此同时，她也惊了一下，我能感觉到她的不自然。但她并没有把脸移开，仍然是那么近，只是脸上泛起了一层笑颜。

我以为她会说什么，可她半天不开口，我只好先说话了，说话可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。我一时又想不起合适的话题，竟直直地问：“你盯着我干什么？”（待续）

（黄春华，儿童文学作家，现居武汉）插图：小 蟹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上期闪回

我扔完铅笔以后,苏老师并没有为此生气,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就了结了。在我生日的早上,我吃到了妈妈做的美味长寿面。晚上苏老师在“都市贝壳”为我过了生日。我回到家才发现妈妈提前回家为我专门做了韭黄炒鸡蛋,还说我一年吃不上几次韭黄炒鸡蛋。我吃不下了,结果妈妈一筷子也没动,给我留到了第二天。苏老师为了让我的漫画获奖,非常着急,我提前回家,刚好赶上妈妈在暴风雨中收摊儿。我的漫画把树画成了人,取名《母女》,因此获奖,获得了去深圳参观漫画展的机会。可是,我一上飞机就开始呕吐,醒来的时候,发现苏老师的脸就在我眼前,不到一尺远,就像一个特写镜头,我一句话脱口而出:“你盯着我干什么?”

十、倾心交谈

“我在忏悔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近似于气声。

“什么?”我一脸的迷惑,不过,我确实看到她眼中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。

她抹了一下眼角,仿佛突然清醒过来,坐直身子,笑了笑,说:“我是说我很后悔,我一看到你,就想到我的女儿,我真不该,不该……”她似乎不知该怎么说了。

我就接过她的话说:“不该把她留在法国。”

“对,你说得没错。”她的手在空中无意识地做了个动作,“应该把她带在身边,永远不分开。”说完,她俯下身帮我拉了拉被子。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25

我这才发现我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,就奇怪地盯着她,她说:“你发烧了,所以……”

“谢谢你照顾我。”我想说些感激的话,想了想,竟说出这样一句傻话,“你如果想念女儿,就把我当作女儿好了。”

她没作声,突然转过身,朝另一张床走去。这是一间很气派的房间,空调、电视、地毯,还有放着新鲜水果的茶几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豪华的地方,但我现在并无心情享受,我看着她的身影,只觉得自己傻瓜透顶,难怪肖晓总骂我,头顶冒傻气!

我想,我应该起床,这样或许有助于打破这种尴尬。可是,我刚掀开被子,就惊叫一声,又将被子拉上来,将自己捂得严严的。因为我看到自己浑身一丝不挂。

苏老师也一惊,转过身来,看见我坐在床上,捂着被子,就明白了,生硬的脸一下跳出了笑,有点坏。

“是你干的?”我有些愤怒。

她耸耸肩,一副无辜的样子,说:“是医生的主意,我只是照办而已。”

“可是,现在,那你,”我有些语无伦次,“我要穿衣服,你出去一下。”

她突然笑了,很放松的那种,我感到是对我的轻蔑,就很恼火地说:“你还笑,我妈随便进我房间,我都会跟她恼。”

“对不起!”她一边擦拭着眼角笑出的泪花,一边递给我一条浴巾,“披上这个,进去洗个热水澡,这样,我就不用被你赶出去了。”

我别无选择,只好按她说的办。洗完澡,换上衣服,我就清醒多了,觉得刚才不该对老师发火,就对着卫生间的镜子酝酿了一下感情,走出来,说:“对不起,刚才,我,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你刚才很可爱,我喜欢看到你本真的一面。”苏老师伸手帮我捋了捋额前的头发,“感觉如何?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我们出去吃点东西。”

“不,不,我没胃口。”

“好吧,你坐下,吃点水果。”说着,她就坐在茶几边的一把椅子上,剥开一根香蕉递给我。

我接过香蕉,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,小口吃着。她又拿起水果刀,削一个苹果。空气很沉闷,我吃香蕉的声音听起来很明显,很不雅。

“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?”她并没有看我,仍专注地削着苹果,突然开口,吓了我一跳。

我觉得她的话好怪,让我承受不起,想谦虚两下,又怕像刚才一样说错话,就干脆没作声。

“如果,如果我是你妈妈,我为了自己的事业,不得不离开你,成年成年地离开你,你能原谅我吗?”说完,她就停住手,抬头看着我。

我没想到她会问这种问题,惊得张大嘴巴,一坨香蕉含在嘴里,半天忘了嚼。我想来想去没想明白,就只好摇摇头。

她浑身突然抖动了一下,刀掉在茶几上,苹果滚到了地上,而她的手还保持着前面的动作,空举着。她没有注意这些,似乎刀和苹果根本就不存在,而是急切地追问:“这么说,你不原谅我?”

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我怕她太伤心,就故作轻松地笑了笑,“这个问题对我来说,太高深了。我想不出妈妈会为什么事离开孩子,在我看来,妈妈是孩子的整个世界,那么孩子也应该是妈妈的整个世界,如果妈妈要离开孩子,当初生她干什么呢……”

我突然刹车,因为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我就知道自己又冒傻气,说错了话。她瞪大眼睛盯着我,我浑身燥热,幸亏我脑袋转得快,马上又说:“不过也难说,我爸爸就离开我很多年了,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爸,但我不恨他,我早就原谅他了。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?我这次到深圳来,就是想找到我爸爸。”

“噢,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在深圳呢?”我的话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我不免有点得意,说:“听大人说,那时候的男人都往深圳跑,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干自己的事业,后来,很多人就没有再回去了。我早就猜出我爸在深圳,后来,我一问我妈,她也承认了……”

我以为苏老师会和我大肆探讨关于我爸的问题,谁知她半点兴趣都没有,我话还没说完,她就弯腰捡起地上的苹果,扔到纸篓中,然后又拿起水果刀起身到卫

生间冲洗,回来之后,又拿起一个苹果削起来。她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,我也不想理她,就大口吃起香蕉。

过了一会儿,她突然问:“你能肯定,你妈从来没有要离开你的念头?”

“这还用说?”我本不想和她多说,一想到这是让她了解我妈的一个好机会,免得她对我妈有成见,于是我说,“长这么大,我这还是头一次离开我妈。小时候,我妈每天带着我出水果摊,骑车时,就把我绑



在背上,到了,就让我坐在水果箱上。有一次,她是一位顾客讨价还价,争得不可开交,我很害怕,就偷偷钻进一个空水果箱藏了起来。她打发走顾客,不见我的影子,急得乱喊乱叫。我觉得很有趣,就没出声。后来,她就跑远了,满大街小巷喊我的名字,像发了疯一样。我从箱子里钻出来,想叫她,叫不应。过了很久,她一边号哭着一边往回走,我从来没见过她那样哭过,心里吓得直发抖,生怕她会给我一通揍。她来到

水果摊边,看见了我,一把抓住我,在我屁股上狠拍了三下,然后抱着我哭得更厉害了。好像那几下不是打在我身上,而是打痛了她自己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躲她了,我知道,那对她来说,是最可怕的事。”

我一口气讲了许多,抬头一看,苏老师正在用手腕抹眼角,手里的苹果对着她的嘴巴,刀子对着她的额头,样子可怕又滑稽。我连忙说:“对不起,我又说错了,我只是想,让你多了解一点,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事,我是想到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”她把手从面前移开,冲我笑了笑,脸上还有泪痕,“说说,是你妈让你学画画的?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我差点把最后一口香蕉喷出来,连忙放下皮,捂住嘴,定定神,“当初我要学画,她死都不肯,还大骂画画的没有一样好东西……”

苏老师的手抖了一下,差点又前功尽弃,等抓稳苹果之后,她就笑了,问:“后来,她是怎么同意的呢?”

“我用学习威胁她,她就让步了,说如果我考双百分,就让我学画。后来我真的考了双百分,她就无话可说了。”我想了想,又补充说,“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,看起来凶巴巴的,其实她心底疼我,我最清楚。”

苏老师的苹果终于削完了,她伸到我面前,说:“来,再吃一个。”我这才知道她是为我削的,心里过意不去,嘴里又无法拒绝,就顺从地接了过来。轻轻咬一口,好甜呀!

到深圳的第一印象,就像这苹果,又大又圆,还泛着一层诱人的淡黄色。

十一、爸爸,你在那里

第一天夜晚应该是圆满的,后来,我和苏老师又聊了一些开心的话题,包括卡通。她说这次到会的都是世界卡通名流,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作品,布展就在一楼大厅。我越听越激动,恨不得马上就下去看画展。她却让我别急,会有专门的时间去看画展。

一阵睡意袭来,我打了个哈欠,伸了个懒腰,竟然脱口说了一句:“妈,我先睡了。”话一出口,我就愣住了。

苏老师也直直地盯着我,半天没缓过神。

我慌忙解释说:“对不起,我太困了,脑袋出了点

错误……”

“你一直以为是和你妈妈在聊天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不，我只是以为我还在家里，所以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不给妈妈打个电话？”她把手机递给我，“报个平安，她一定惦记着你。”

她想得真周到，我感激地望了她一眼，接过电话。可是，电话起码响了十下，没人接，我只好还给苏老师，说：“她也许早就睡着了，雷都打不醒的。”

这话用在我身上，也合适。也许是发过烧，身体还很虚，一躺下就天旋地转，转眼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一觉醒来，天光大亮，头脑清醒了许多。我正准备伸个懒腰，手一下碰到旁边一个人，我吓了一跳，差点叫出声来。

与此同时，苏老师也睁开眼睛，她穿着一件柔软的睡衣，面带微笑，心满意足地看着我。我的脸涨得通红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站到地上，打量一下自己——还好，身上的衣服齐全。

“我又不是老虎，会吃了你吗？”苏老师坐起来，仍是一脸的笑，“我是怕你半夜发烧，才来挨着你睡的。”

“可是，你又不是我妈，我不习惯。”我不知是害羞，还是感激，说话没了底气。

“我正要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她一挺身坐到床边，扶住我的肩膀，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”说完，她两眼直直地望着我，极认真。

我摇摇头，一脸迷惑。

“听着，这个会不是谁都能参加的，来的人都有一定的成就。带你来，是我个人的主意，因为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开阔眼界的绝佳机会。但是，如果你和我没有更亲密的关系，别人就会质疑，对我有看法。”

“可是，我在学校比赛第一名……”

“那都是做给学校看的，是我绞尽脑汁找借口带你出来，否则，就会有人说我不公平。”

“可是，我都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现在不都知道了吗？”她激动地站起来，原地转了一圈，“做我的女儿，你就感到这么委屈吗？你现在必须答应，否则，就留在房间别出去。”她似乎真的生气了，一转头，进卫生间洗漱去了。

看着她像个孩子似的耍脾气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不就是扮演她女儿吗？我真的很愿意，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老师，真是我的福气。我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是，觉得自己不配。苏老师在我眼里，就像天使，气质高雅，纯洁，善良。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，就走到卫生间门口，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她正在刷牙，满嘴的白沫，一下愣住了，样子十分滑稽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她故意瞪我一眼，其实笑就要冲出她的眉梢了，来不及漱口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过来，叫妈妈。”

我向前跨了一步，憋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了一个“妈”。她冷不防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搞得我一脸白沫，我惊得连连后退，她笑得白沫横飞。

如果说扮演她的女儿，是个小小的意外，那么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。

会议厅并不大，下面坐满了各个国家的人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，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苏老师拉着我到靠后的位置坐下，能清楚地看到整个会场。

主持人每点到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人就上台发言，说着对卡通的看法，也讲一些生活趣事，气氛很轻松。有些人可以直接用中文发言，有些人则需要翻译。

有六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台下跑来跑去，不停地对着发言的人拍摄，当然，有时候也会把镜头对准观众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也拍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位置太靠后，而且光线很暗。

会议进行到一半，主持人宣布：“下面请法籍华人，在法国深受读者喜爱的卡通画家，格琪女士讲话。”

掌声雷动，我也跟着拼命鼓掌，脖子伸得老长，期待着心仪已久的格琪出场，一睹她的风采。说实在的，我虽然看过格琪的好几本画册，但她长什么样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因为她从不在画册上印自己的照片。根据她灵秀的画风，我敢肯定她一定非常漂亮。我正要把这想法告诉苏老师，不，应该叫妈妈。一转头，发现位置上空了，她正朝走廊走去。她大概是要上卫生间吧，我有点失望，但没太在意。

我把视线收回来，继续望着主席台。后来，我竟然看见苏老师走上了主席台。天啦！她上去干什么？难

道主席台后面有卫生间吗？

她没有向后台走,而是直接来到话筒前,冲下面挥挥手,笑容可掬地说:“谢谢,谢谢大家!”掌声停息,我却开始糊涂了。

她开始讲对卡通的看法,大概说的是,卡通不应该仅仅是游戏、轻松,应该在更多的情感领域里加强。谁知道呢?反正我的脑袋已经灌满了浆糊,心里反复默念着:苏老师,格琪,格琪,苏老师……

她走下主席台了,记者的镜头还追随着她,一路上,有好多外国画家拦住她,与她握手,拥抱,交谈,我感觉她仿佛永远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。而我什么也不能做,只能静静地坐着,等她。

大约过了一百年光景,她终于回来了,看见我一脸傻相,刚准备坐下向我解释什么,这时,一个秃顶的高个子男人走过来,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向苏老师(不,应该是格琪)打招呼。

格琪连忙起身和他握手,然后聊着关于澳大利亚的一些事,也许,那个男人是澳大利亚人。聊到半道,男人突然将目光投向我,问:“这是,你的,女儿?”

格琪笑得更灿烂了,把我拉起来,说:“叶儿,来认识一下考瑞杰先生,他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画家。”

然后,她又转头介绍我:“这是我女儿,童叶。”

我连忙伸手和考瑞杰握手。这时,几台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。我觉得极不自然,连忙抽出手,背对着摄像机。几名记者将话筒伸过来,对画家进行采访,当然,主要是格琪。格琪非常兴奋,对记者的提问对答如流。她在讲话的时候,一只手始终搂着我的肩膀,我想逃避都不行。

又是难熬的一个世纪,记者终于散去,考瑞杰先生也回自己座位了,我才长出一口气,一屁股坐下来。

“感觉如何?”她侧头望着我。

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或许只有你能告诉我,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故意把嘴巴撅起来。

她摸了摸我的头,说:“回头再解释,不过,你应该高兴才对,我们刚才的镜头很快就会被全深圳人看到,不,全国都能看到,这里面还有中央电视台的,看见那个 CCTV 的标志了吗?”

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脑袋并不兴奋,而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,如果我能借助这些电视台来寻找爸爸,那该多好啊!

“你怎么了?”她一定看出我走神了。

我回过神来,问:“你刚才说,这些镜头拍摄的能让全深圳人都看到?”

她点点头,怪怪地看了我一眼,说:“不,还不止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我,我能上台讲话吗?”

“什么?”她惊喜地抓住我的肩膀,“你有这种想法,真是太好了,你等着,我去说一声。”她匆匆向主席台跑去。

不一会儿,她就跑回来,说:“OK,想好说什么了吗?”

我点点头,肯定不能告诉她,否则,她不会让我上台的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,不管发生什么,我一定要找到我爸爸。

终于,主持人点了我的名字,他是这样说的:“请

格琪的女儿,未来的画家,童叶讲话。”

掌声响起,所有的人都看着我。我没有选择,埋着头一路冲上主席台。说实话,这种场合我并不陌生,在学校,我经常在主席台上发言。尽管现在面对的都是画家,但我知道,我不是说给他们听的,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。

镜头对准了我,我定了定神,开始说话:“对不起,我说的是与卡通画无关的事。我叫童叶,从小就和妈妈生活在一起,我爸爸是谁,我不知道,我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。但我知道他就在深圳,我这次来,就是为了找到他。十几年了,他都不肯回去看我一眼,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,每次都是不同的模样,我不知道哪个才是他。我好想见他一面,哪怕只看一眼……爸爸,你回来吧,你一定看见我说话了,爸爸,你在哪里?别再躲着我……”我不知是难过还是紧张,有点说不出话来。一名工作人员跑过来,把我扶下去。

会场开始躁动,大家都交头接耳,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。但我就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,浑身的力量都用光了,只想躺下好好休息。正好格琪也有点坐立不安,她一听说我不舒服,就连忙起身,扶着我回房去了。

十二、我叫老师一声妈

回房之后,我才知道格琪对我有多么不满。她把我放到床上之后,就刻意不理我,远远地坐在茶几边的靠椅上,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烟,点燃,抽一口,又对着天花板长长地吐出来。

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抽烟,心里有点怕,不敢正眼看她,只是呆呆地仰躺着,望着天花板。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,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一阵委屈涌上来,我的眼泪爬出眼眶,我轻声地抽泣起来。

她把烟按到烟缸里,盯着我看了足有十秒,才说:“你简直是胡闹嘛,谁告诉你爸爸在深圳?”

“我,妈。”我在抽泣的间隙里告诉她。

“胡说!”她非常激动,一下站了起来。

我也被激怒了,一下坐起来,擦了一把眼泪,说:“你

凭什么这样说?你又不是我妈,你又不了解我爸。”

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不当,举手做了个投降的动作,又重新坐到椅子上,顿了一会儿,说:“我是说,你应该动动脑筋,如果你爸爸在深圳,那么,这么多年了,他为什么会不与你们联系呢?这可能吗?”

“谁说没与我们联系?”我想起了前些时间妈妈接的那个神秘电话,就有了事实根据,“不久前,好像就是在你到我们学校的前一天晚上,我妈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,她对着电话喊: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你别来打搅我们。’我猜,那人一定是我爸爸。我妈恨我爸,所以她不允许我见爸爸。”

格琪的眼睛突然躲闪到一边,她显然是被我镇住了,无理可说。于是,她用双手捂住脸,吸了吸鼻子,冷静了片刻,才重新正视着我,说:“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,但你总得为我想想吧。你现在是我的女儿,大家都知道了,可你又上去说要找爸爸,别人会怎么看我?这是一次国际交流,你懂吗?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的隐私!”说着,她又激动起来。

“你的隐私我不关心,不过,你别忘了,我并不是你女儿。”我终于知道她生气的原因,她原来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,是她的面子重要,还是我爸爸重要?我越想越气,干脆和她针锋相对。

“可是,你别忘了,你早上刚答应我的,你現在是我女儿。”

“那只是游戏,你何必当真呢?……”

“不,不是游戏,你是我女儿,你就是我女儿,你……”她冲了过来,双手抓住我的双肩,拼命地摇晃着。

我感到肩膀一阵阵痛,惊恐地望着她,我敢肯定,那一刻,她一定是疯了。我心里又急又怕,猛推了她一把,带着哭腔喊:“你放开我!”

她一下撞到床边,倒在她的床铺上,仰躺着,一动不动。死一般寂静,空气仿佛零下三十度的冰。片刻之后,她突然笑了起来,声音越来越大,等她笑够了坐起身来,眼里的泪花已经溅了一脸。她胡乱地擦了一下眼角,说:“对,对不起,我想我的女儿想疯了。”

我听得她的语气很伤心,心也一下软了,说:“对不起,我好害怕,我……”

她走到我面前,轻轻把我揽在怀里,说:“有妈妈在,什么也别怕,啊——”

那一刻,我真的把自己当作了她的女儿,在她怀里痛哭了一场。

哭过之后,我们的心仿佛贴近了,接下来几天,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,就像真正的母女。

几天之后,会议结束,我们不得不返回。苏老师开车把我送到楼下,我感觉像从天上回到了地面,过去的几天就像一场美梦。下车的时候,我本来想说声谢谢,可又羞于开口,就只说声再见。

我刚迈出一小步,苏老师突然叫住我,说:“谢谢!”

我一愣,回过头来,不解地问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,我不是谢你,我感谢上帝!”她脸上突然布满了忧伤。

我靠到车窗边,想安慰她,又找不到合适的词,想了想,说:“我应该谢谢你,这几天太太好了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

她挤出一丝笑,伸了伸手,表示没什么,然后,又吞吞吐吐地说:“其实,我,并没有女儿,在法国。我是说,我的女儿,她不在法国。”

我有点奇怪,问:“她在哪儿?”

“她,她在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会儿,转过脸看着车的前方,狠狠拍了两下方向盘,“我没有女儿,我根本不配做母亲,我曾经有过一个女儿,可是,我失

去了她,永远失去了……”她痛苦地将前额顶到方向盘上。

直觉告诉我,她经历过一种非常的打击,心里埋藏着巨大的痛苦。失去了自己的女儿,这对一个母亲来说,确实是无法承受的。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她,就咬了咬牙,说:“如果,你愿意,就把我,当作你的亲生女儿,妈妈——”在深圳演了几天的戏,我都没自愿地叫她一声妈,可现在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她“妈妈”,是她的无助打动了我,还是别的什么?我说不清楚,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值得我去爱的人。

她推开车门,站出来,直直地盯着我,说:“你刚才叫我什么?再叫一次,好吗?”

我犹豫着,好像又叫不出口了。

她热切地说:“十几年来,没有人叫过我一声妈妈,你再叫一次,好吗?”

“妈,妈——”这次,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而且声音极低,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到。

她突然抱紧我,身体剧烈抖动着,我能感觉她拼命地憋着哭声。那一次我终于知道了,痛苦可以从哭声中释放,如果憋住了哭声,身体就会颤抖,一种无法控制的颤抖。

许久,颤抖渐渐变成抽动,再后来,她松开我,钻进车里,发动引擎。

“你没事吧?”我看着她满脸泪水,怕她开车会出事。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 小 蟹

《当代校园文萃》欢迎学生投稿

全国公开发行的《当代校园文萃》欢迎各地学生投稿。记叙文、议论文、说明文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日记、书信、幽默、笑话、故事或课堂作文。来稿一经刊登即寄样刊与稿费,稿费最高每篇500元。同时对所有来稿进行评奖,免收参、决赛费,首次来稿实行电脑登记、编号并连续12个月(一年)参加由公证部门公证的幸运投稿

者摇奖活动,方法是每月按编号摇奖一次产生5名幸运者(每年60名)并向每位幸运者奖励600元。

你不经意的一次投稿有12次均等的中奖机会,你还等什么?

稿寄(750004)宁夏银川市《当代校园文萃》编委会 白云 收(广告长期有效)。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上期闪回

在宾馆醒来以后,苏老师意外地告诉我:“我在忏悔。”紧接着,我又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被窝里,看着我恼火的样子,苏老师笑出了眼泪,说只是按照医生的吩咐安排的。我只好听苏老师的话,披上浴巾进卫生间洗了澡,重新穿上衣服。在苏老师削苹果的时候,随便问了我一个问题,没想到我的回答震落了苏老师手中的苹果。我被迫装成苏老师的女儿去参观漫画展,却在现场惊异地发现苏老师就是格琪。我告诉格琪我想上台讲话,在台上我却对着镜头说我要找爸爸,眼泪奔流,工作人员扶下我之后,格琪把我带回了房间,她很生气,我也毫不退让,我和老师发生了争吵。吵过哭过之后,我们又和好了,苏老师为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而生气,送我回家的时候,苏老师逗我叫她妈妈,没想到我的一声“妈妈”让她满脸泪水,我赶紧问:“你没事吧?”我生怕她开车会出事。

十三、给我一次机会

她从座位旁抽出一张纸巾,擦了一下脸,勉强对我笑了一下,说:“没事,你先走吧。”

“我已经到家了,你先走。”我后退一步,站着等她走。

她不再说什么,车启动了,一阵轻风拂过,慢慢地,消失在街角处。

正是下午的时候,阳光金灿灿的,照在法国梧桐的叶片上,一晃一晃。我收回视线,走进楼洞,一步步向上爬。不过,在门打开之后,我还是吃了一

XIAOSHUOXINGKONG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5

惊。屋里堆满了水果箱，一股烂水果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怎么会是这样？

我扔下包，边大声喊着“妈妈”，边满屋乱找。没有妈妈的影子。最后，我回到客厅，发现桌上的字条已经被捏成了一团。她生气了，她一定生气了，可是她人在哪里呢？我来不及多想，慌慌张张地冲下楼，向水果摊跑去。

妈妈的摊位空着，我的心也一下空了，站在原地不知该往哪里去。旁边摊位的老婆婆过来给我打招呼，说：“你可回来了。”

我仿佛一下找到了救星，抓住她的手不放，急切地问：“我妈呢？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”

大概是我用力过大，老婆婆脸有点变形，先用力推开我，才说：“她在医院躺着呢，你一走，她就病了，气的。”老婆婆似乎对我极为不满，边说还边摇头。

我这才知道每天晚上都没人接电话的原因，妈妈已经病了这么多天，而我……后悔和对自己的痛恨一股脑儿涌上来，我拼命向医院跑去。

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，设想出妈妈的种种病容，但在见到她的第一眼，我的眼睛还是禁不住抖动了一下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打着点滴盖着白被单的人，就是我妈。她那张结实而鼓胀的脸原来只是一个皮球，在我离开的几天，被谁放了气，一下瘪了，脸皮皱了起来。她的眼神也不像以前那么“狠”了，无力地望着天花板，仿佛世界都是差一口气。

看见我，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她动弹不了，仍是仰面躺着，两股泪水从眼角两边涌了出来。

我鼻子一酸，眼睛就模糊了，但我顾不了自己，边俯下身帮妈妈擦眼泪，边抽咽着问：“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，我以为，你，你再也不回来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小，说完之后，还努力挤出一丝笑，那是我的归来对她的安慰。

我的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了，放了闸门似的往外涌，心疼得直往上揪，嘴里不住地责怪：“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你傻不傻，你说你傻不傻？”

“别太激动，要注意控制情绪。”医生从身后拍了拍我：“病人需要休息。”

我直起身，点点头，问：“我妈得了什么病？”

医生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胃病，噢，我正好有事找你，你跟我来一下。”

我轻轻摸了一下妈妈的额头，暗示她放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。然后，我就跟着医生走出病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到我成了妈妈的支柱，她现在的一切，得由我来料理。我有一点自豪，但这种感觉来得为时过早，因为后面的事一下就让我手足无措了。

医生走进办公室，在桌子后面坐下，又示意我也坐下。我预感到这是一次长谈，尽管我什么都不懂，但已经别无选择，我只能在他对面坐下，装出一副成熟的样子。

“你是病人唯一的家属？”

他的问话让我听起来很别扭，不过，我能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，点点头。

“病人没有工作单位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妈卖水果，工商局经常找她。”

医生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病人没有医疗保险和其它的社会保险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她从不信那些，她说吃饱饭最重要。”

医生又摆了摆手，看来我又说错了。他说：“她得的是胃癌，现在必须进行手术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我妈得了癌症？不可能！”我霍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想让他把话收回去。

他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，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桌子，说：“别紧张，你先坐下。”说完，他就直直地盯着我。

尽管我对他的目光很恼火，但不得不重新坐下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里，他说了算。

“胃癌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，你妈妈不会有生命危险。”他端起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，一边盖着杯子，一边将眉头皱成大波浪，仿佛遇到了很大的难题，“现在的问题是手术费。”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手术费？”

“对，就是钱的问题。”

我下意识地做出了一个很可笑的动作，我把身上的一百块钱掏出来，问：“要多少？”

医生连忙摆手，说：“手术和一套治疗下来，少说也得两三万。医院有规矩，钱先到位，才能开始手术。”

我浑身抖动了一下,幸好坐着,两腿软骨也不至于倒下。我一抬头,医生正盯着我,我本来想喊天喊地的,但一碰到他的目光,我就恼火,不知哪里涌起了一股勇气,让我显得无比镇定,我说:“什么时候做手术?”

“越快越好,病人这几天全靠药物维持着。”

我站起来,问:“我可以走了?”没等他回答,我就向外走去。



他突然喊住我:“等等,能问一下,你今年多大了吗?”

“二十,不像吗?”

回到病房,妈妈的眼珠子就向我转来,我知道她想问我什么,就故作轻松地说:“没什么,胃病,医生说要动手术,小手术。”

“胃癌。”她的声音很简短很微弱,“要很多钱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憋了半天,才挤出笑,说:“没关系,医生说了,死不了。至于钱嘛,我会有办法的,谁让我是我女儿呢?我在报纸上看见有个女儿还为她妈妈捐肾呢……”

我本来是想让她开心,可她竟哭了,声音嘶哑、低沉,但绝对是痛彻肺腑的。我也想痛哭一场,但另一个声音告诉我:不能哭,你是她的支柱!

我在床边坐下,抓住她一只瘦下去的手,说:“妈,你还记得小时候,我躲进水果箱的那一次吗?你满大街哭喊着找我,我只不过和你玩了个捉迷藏,你就差点儿疯了。从那一天起,我就知道我对你有多么重要。这次我又偷偷跑出去了一趟,你就病成这样,我再也不敢离开你了。从小到大,在我印象中,你就是不停地操劳,尽最大的努力呵护我。我想,如果现在躺下的是我,你一定会不顾一切。那么,你也给我一次机会,别哭,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”

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我,我能感觉到她已经答应我了。

走出医院,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肖晓,尽管不是个小数目,但我还是想找她爸爸试一下。我想,这笔钱我妈这辈子如果还不了,我长大了一定会还。主意一定,我就朝学校赶去。等到教室门口,才发现都已经放学了,我只好往回走。

快到校门口时,我突然发现苏老师的车停在校园里。我本想匆匆走过去,又怕她看见,说我不和她打招呼。于是,我朝车走过去,车窗不透明,看不清里面。我小心翼翼地低头朝车里瞄了一下,确定没有人,刚准备转身走。一回头,见面前站着个人,差点把我吓死了。等定下神一看,才知道是苏老师。

“你不在家休息,怎么也跑到学校来了?”她边掏钥匙开门,边问。

“找人。”为了不让她看到我的脸,我尽量把脸别向一边。

“找我?”

我摇摇头,脸还是看着一边。

“上车,我送你回家。”她已经坐进了车里。

我又摇头。

“你老别着脸干什么？”她伸手拉了我一下。

我没防备，差点摔倒，打了一个晃，就站到了她面前，和她面对面。

“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快说。”她摆出一副保护神的样子。

我说不出来，先抽泣起来。

“这样多不好，来，先上车里坐着。”她顺手推开后门，我就坐了进去，还是不停地抽泣。

她转过身，把下巴搁在靠背上，盯着我，说：“我们才分手几个小时，天就塌下来了？”

“我妈，我妈，她……”

“又是你妈，她怎么对你了？”她一脸的抱不平。

我连忙摇头，说：“她得了胃癌，医生说，没钱就不能动手术。”

“噢，多少钱？”

“两三万呢。”

她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，说：“别着急，钱，我有。”

我连忙摇头，说：“我不能要你的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是法国人，在这里住不久，这钱，可能还得等我长大了再还。”

“噢——”她很夸张地叫了一声，又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，“如果我不要你还呢？”

“那就更不能要了。”

“别这样，这次你都知道了，我是著名画家，赚钱要比你妈容易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确实不能要，这不仅是我的想法，我妈也会这么想的。”看见她有点尴尬，我又缓和语气，说：“你放心，钱，我一定能借到，我相信肖晓会帮我，她爸爸是个好人。”说着，我就准备下车。

她一把拉住我，急切地说：“别走，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“什么？你并没有过错。”我奇怪地望着她。

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是说，你今天已经叫过我妈妈了，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有事，袖手旁观吧？”

“可是，那不是一回事。”我想挣脱她的手，居然不能。

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，眼里流出近乎祈求的目光，说：“就算我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”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，但那一刻我确实无法拒绝——她是要帮我，却求我给她一次机会。在脑袋短路的时候，我点头答应了她。

十四、这花就是送给你的

妈妈的手术很成功，送回病房的时候，她还在麻醉中沉睡。听着她均匀的呼吸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

我正和苏老师在床边小声说着话，妈妈突然睁开了眼睛。我惊喜地说：“妈，你可醒了！”

妈妈第一眼就将目光投向了苏老师，我以为她会道谢，可我听到的却是：“这里不需要你。”

我刚想为苏老师抱不平，苏老师却站起身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反正没事。你醒了，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先走了。”说着，她就转身走出病房。

我追出去，说：“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像早就认识？”

苏老师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你别瞎想，她大概天生就看不惯我。”说着，她快步向前走，心情显得很糟。

“可是，她……我，还是不懂。”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苏老师停住脚步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，她就大步走远了。

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脑袋中的迷雾又多了一层。

妈妈出院了，在她回家之前，我把屋子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把客厅里所有的纸箱都当破烂卖了，用卖破烂的钱买了一个小鲜花篮。花篮放在客厅的饭桌上，香气充满了整个房间。

妈妈一进门就惊叫起来，不过不是冲着鲜花，而是说：“我的水果箱呢？”

我满心的失望，嘟着嘴说：“医生的话你又忘了？以后不能干体力活了，你还想去卖水果呀？难道你对花一点感觉也没有？”

“挺好看的，还有香气。”她走到桌边，盯着花看得目不转睛。

我以为她已经开始欣赏了,谁知她突然说:
“不如我明天去把花送给校长,表示感谢呀。”

我一直没敢说钱是苏老师借的,怕又引起莫名其妙的不快,就谎称是学校借的。这也是苏老师的主意。一听说她要见校长,我就慌了,说:“校长说了,不准你去见他,你要去,他就会找你还钱。”

“哪有这么怪的校长?”妈妈笑了,不相信我的话。

我涨红了脸,说:“我们的校长就是这么怪,不信你就去,后果自负哦!”

这回果然把她吓住了。“好,不去就不去。”她皱着眉头,仿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,“只是这花放在这里,太可惜了。”

“妈——”我简直觉得她有点不可救药,只好给她出问答题,“你只说,这花香不香?”

“香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美不美?”

“美。”她又点点头。

“这不就完了吗?这花就是送给你的。”

“傻孩子,你妈要这花干什么?”

“我不傻,告诉你,从今天开始,这家里我说了算。”我摆出一副家长的气派,“在医院听医生的,在家里就听我的。”

妈妈投降了,嘴里连说:“好,好,听你的。”

事实上,妈妈并没有听我的。我让她在家好好休息,没过两天,她就闲不住了,跑到公共汽车站卖报纸去了。我想阻止她,她说:“又不重,怕什么?再说了,不做点儿事,喝西北风呀?”

听着她说得句句是理,我也不好反对。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,除了平时的学习之外,我又可以定期到苏老师家学画了。

又是一个休息天,妈妈照例早早出门了,她说报纸早上最好卖。我收拾完毕,就和肖晓相约到苏老师家去。路上,我告诉她,苏老师就是格琪。她惊得张大嘴巴,像只唱歌的青蛙。

十五、在车站等候

到了苏老师家里,肖晓显得格外兴奋,一会说苏



老师的衣服时髦,一会说苏老师的头发漂亮。苏老师乐得合不拢嘴,她就喜欢听这些话,气氛就非常轻松。

绘画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,一眨眼,就到了下午。我本来想早点回家,可一阵电闪雷鸣之后,天就下起了大雨,似乎没完没了。

我急得直跺脚,苏老师却高兴起来,把我们拉到阳台上,开了一瓶法国葡萄酒,倒了三杯。

我和肖晓对视着,不敢碰杯子。

苏老师先端起一杯,品了一小口,说:“正宗的,我是在专卖店买的。”说着,她冲我们扬扬下巴,示意我们也来。

我们就不客气了,肖晓喝了一口,连声叫好,我却呛得咳嗽起来。肖晓一边笑我没用,一边忙着给我捶背。

一阵忙乱之后,我抬起头,却发现苏老师正静静地站在阳台的另一边,专注地望着外面的雨幕,仿佛进入了沉思。她手里端着高脚杯,脸色沉静,气质高

雅。我被那定格画面深深吸引,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肖晓也看到了这一幕,她的笑声很快消失,奇怪地小声嘀咕:“难道这葡萄酒能定身吗?”她还用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。

我醒过神来,悄悄拉她一把,让她别捣乱。可就在這時,苏老师也转过脸来,我惊奇地发现她脸上有泪。

她没管,笑着举起杯子说:“来,我们干掉。”说完,就一扬脖,喝光了,这才腾出手擦拭一下泪水。

肖晓跟着喝了,她有酒量。我没喝,将酒杯放在小桌上,问: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
苏老师摆了摆手,说:“这雨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,那天也下着雨,我就是在雨中离开这座城市,一去就是十几年。”

“你以前也生活在这里?”

苏老师没有回答,拿起酒瓶,给自己倒上一杯,举起来,说:“来,我们俩干掉,葡萄酒不伤身体的。”

我本来想说不,可看着苏老师一脸的真誠,就不得不眼睛一闭,咬牙把酒喝下去。酒一下肚,我就开始感觉头晕,连忙坐到一把藤椅上。后来,我就听见苏老师和肖晓在旁边说话,她们说的什么,我一句也没听清楚。

酒劲来得快,去得也快,我大约躺了半个小时,头脑就清醒过来。这时,雨也小了,我起身和肖晓一起去乘公共汽车。我们乘不同的汽车,肖晓先走了,不到五分钟,我也上了车。车上人不多,我靠窗坐下,借着车窗,隐隐约约看见脸还红着,心里有点不安:万一被妈妈发现,怎么办?

天麻麻黑的时候,我下了车,雨还在下,很小,不影响走路。我刚准备快跑,突然看见站牌下蹲着一个人,因为没有遮挡,她的身体都淋湿了,头低垂着,怀里还抱着一摞报纸。看来也是个卖报的,她怎么会这样呢?我想走过去提醒她一下,可是刚走到她近前,我就惊呆了,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她就是妈妈。

“妈,你这是怎么啦?”我猛扑过去,双手扶住她。

她抬起头,脸色苍白,勉强笑了笑,说:“我在等你。”

“等我?”我又恼火,又心疼,“谁让你在这里等呀?”

我费了很大的劲,才把她扶起来,说:“我们上医院吧。”

她摇摇头,说:“回家。”

走出两步,她又停住,说:“报纸。”

我这才发现,那摞报纸掉在站牌下。我连忙跑过去,捡起来,抱着报纸,搀扶着妈妈继续往前走。幸好家离得不远,不一会儿,就到了。

我让她脱了衣服,躺在床上,盖上被子,然后,倒了一杯开水,让她慢慢喝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舒服些了,我就准备去做饭。

她突然叫住我,说:“你今天坐的不是到青少年宫的车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早上,我在卖报的时候,就看见你上了21路车,那路车是开到郊区的,对不对?”

我点点头,又摇摇头,还是不敢开口。

“你到苏老师家去了,是吗?”

我吃惊地望着她一眼,说:“妈,你别误会,我是怕你生气,才一直瞒着你的。”

“一直?多长时间了?”她比我更吃惊,突然咳嗽起来。

我连忙把水杯递过去,她推开,不要,说:“你一直和她在一起?”

“妈——”我放下水杯,也有点生气,“她对我真的很好,你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和她在一起?”

“她当然会对你好!”她的语气有点冷。

我不解地问:“你说什么?我听不懂。”

她愣了一下,脸色平和下来,说:“没什么,我就是不想让你骗我。”

“我都告诉你了,好了,你该高兴了吧。”说着,我就准备出去。

她突然哭了起来,声音低沉,无助。我吓了一跳,连忙过去推她两下,说:“妈——你到底是怎么啦?”

她捂着被子不肯把脸露出来。我只好呆呆地站在床边。

好一会儿,她大概哭累了,才慢慢把被子掀开,说:“今天下雨了,你知道吗?”



我点点头，一脸迷惑地望着她，不知她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。

她说：“下雨了，你不回家，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说：“我最怕你下雨天出门，不要在下雨天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再不要跟她去学画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还是点点头，然后，轻轻拍着被子，说：“你胃不好，就不要生气动火，我再不去就是了。”

她似乎满意了，像个孩子似的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我轻轻带上房门，来到厨房，望着窗外薄薄的雨雾，不觉陷入了沉思。这明明只是一场普通的雨，为什么苏老师要喝酒，妈妈要哭泣？隐隐约约，我感觉这场雨成了一个谜团。

十六、不能再跟她学画

雨过天晴的校园，艳阳高照，树叶绿得发亮，不知名的小鸟在浓密的树叶间蹦蹦跳跳，叽叽喳喳，就像一个自得其乐的歌手。

阳光和鸟叫一起泻进教室，泼到我们脸上、桌上、

地上，还有黑板上。苏老师正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她那独具一格的线条，不一会儿，一只倒挂着的猴子出现了。

同学们都特迷苏老师的笔法，一个个兴致勃勃地跟着勾画。我却一点心情也没有，画纸铺在桌上，一笔也没动，只望着白纸发呆。

我已经答应了妈妈，不再去苏老师家学画了，我该怎么向老师说呢？

肖晓突然捅了我一下，我一惊，抬起头正要问个究竟，却见苏老师已经站在我面前。

苏老师回头看了看黑板，说：“角度还不错，为什么不画？”她以为我是看不见画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涨红了脸，半天才编出理由，“头晕，不舒服。”

苏老师伸手用手背挨了挨我的额头，说：“还好，没发烧，你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吧。”

我就只好装得跟真的似的，趴在桌上休息，心里却怦怦直跳，背上像针扎。幸好没过多久，下课铃就响了。老师一走，教室就开始喧闹。我坐直了，开始收拾桌子。

肖晓轻轻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喂，怎么回事儿？不会是葡萄酒还在作怪吧？”

“去你的。”我把她的手挡开，“有件事，我放学再给你说。”

放学之后，大家都叮铃咣当地收拾书包，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，我和肖晓坐着没动，等同学们都走光了，肖晓才问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一整天都在动脑筋，你知道，我是从来都不愿意思考问题的。”说着，她笑了起来，为自己的幽默。

我却沒有笑，站起来，提起书包，说：“我不能再到苏老师家学画了。”

她的笑声一下止住了，像被噎了一下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妈已经知道了，她不让我去。”

肖晓没再追问,提着书包跟我一起往校外走。

那天回家有点晚,妈妈已经做好了晚饭,一进门,就听妈妈说:“今天真是好运气,下午就把报纸全卖光了。”

我想给她一个笑,可是,挤了半天,没成功,只好假装进里屋放书包,以掩饰自己的脸色。

等我坐到桌边,刚端起碗,她还是看出来了,问:“好像哭过的,谁欺负你了?”

我摇摇头,说:“放学和肖晓玩,不小心把手弄疼了,所以……”

“这么大个人,也不小心点儿!”

我点点头,吃了几口饭,又试探着问:“这些天,你接到过什么电话吗?”

“什么电话?”妈妈盯着我,脸上写满了问号。

我夹了一下菜,没送到口里,而是慢慢放在碗里,把嘴里的饭吞干净,才说:“我想,爸爸,也许,会打电话……”

“瞎说,你爸爸在哪儿,我都不知道,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呢?”

“你不是说他在深圳吗?”

“我,我是骗你的。”

“可是,我总该有个爸爸,他在哪里呢?”

“他……”妈妈突然顿了一下,“别想他,好不好?就当他已经死了。”

我没作声,埋头吃着饭,吃着吃着,感觉胸口越来越哽塞,仿佛吃下的饭全部噎在胸部。这时,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滴落到碗里,无声的。

第二天放学之后,我跑到苏老师的办公室找她。当时,她正在看一本画册,见我进来,就连忙合上,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说:“坐。”

我没坐,而是站在桌边,低着头,嘴巴怎么也张不开。

“有心事?别怕,我会为你保密的。”

我摇了摇头,说:“我妈,她,不让我到你家学画了。”

苏老师一下站了起来:“为什么?”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,仿佛是冲我发火。

我吓了一跳,说:“我也不知道,但我得听她的。其实,我以前都是瞒着她的,这次她知道了,所以……”

苏老师侧头看了看窗外,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又说:“我只问你,你愿意跟我学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伸手扶住我的肩膀,说:“好,以后就不到我家去了,还像以前一样,在办公室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你已经教会了我许多东西,我非常感谢你!”我一边用手指按着桌子的边缘,一边小心翼翼地边说:“可是,我妈,她……我再回到青少年宫去学,她就不会说什么了。”

我以为苏老师会坚持,谁知她作出了让步,同意了的选择。我心里既轻松,又失落。

在出门的时候,我突然问:“你认识我妈?”

“什么意思?我怎么会不认识她呢?”

“我是说,以前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问这个?”

“只是感觉。”

“别乱想,专心学画。”

我从办公室出来,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,等快走出校门的时候,我一回头,果然看见苏老师还倚在窗口,远远地望着我。

后面一段日子过得很平静,我和肖晓又回到青少年宫学画,我们在一起聊天、打骂,偶尔也会谈到我爸爸。

苏老师仿佛也在有意回避,除了上课,她不再来找找。

如果不是那件事,一切也许都会这样平静下去。

那是一节普普通通的美术课,苏老师把一只长颈鹿的卡通形象画在黑板上之后,就在教室里来回走动。可是,后来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她趁人不注意,很隐蔽地将一张纸条放到了我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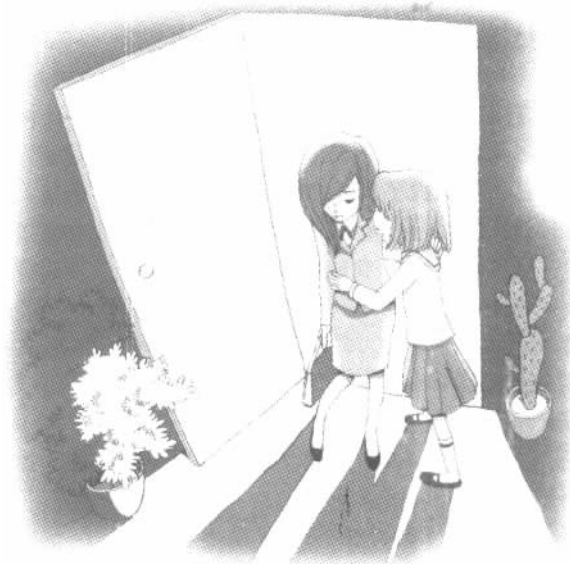
我先是一惊,然后连忙伸手不动声色地将纸条放到抽屉里。一团迷雾罩住了我的脑袋:她为什么要这样做?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说?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:小 蟹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上期闪回

我回到家里，一股烂水果味儿扑面而来，我大喊“妈妈”，满屋乱找，没有，我跑去水果摊，旁边摊位的老婆婆告诉我，她病了，我一走她就病了，现在躺在医院里呢。我跑到医院，医生告诉我妈妈得了胃癌，现在必须手术。我到学校准备找肖晓，让她爸爸帮忙想个办法，却遇到了苏老师，苏老师借钱给我妈妈做了手术。妈妈出院后口头答应了我让她休息的安排，没过两天，她又跑到车站卖报纸去了。星期天，我和肖晓又去苏老师家学画，下午天下了雨，苏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喝法国葡萄酒，她在窗前转过来时脸上有泪痕。天麻麻黑的时候，等在车站的妈妈发现了我的行踪。我随后答应妈妈不再去苏老师家学画了。我到学校把这个告诉了肖晓和苏老师，苏老师在一节美术课上很隐蔽地给了我一张纸条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说？

十七、醉了就会飞

我望着她，她居然连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仿佛那张纸条不是她有意塞给我的。下课之后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径直走出教室，头都没有回一下。我趁没有人的时候，快速拿出纸条扫了一眼，是这样一行字：“放学之后能到我办公室来吗？你自己选择。”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9

这确实让我为难。这段时间,我一直强迫自己不要和苏老师接触,我知道这样做很为难自己,甚至很痛苦。但只要妈妈能平静下来,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而现在,通往苏老师的门又在我面前开启了,是进去,还是放弃,我犹豫不决。

放学的时候,我犹豫了很久,到办公室门口时,苏老师正在锁门,她猛地转过头,盯着我,半天才说:“你来了?”语气很平静,但我能感觉到她经过了焦急的等待。

我点点头。

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,看了看表,说: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声音很小,近乎自言自语。

“我,我……”她的语气有点埋怨,有点伤感,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
她似乎意识到了,笑着挥挥手,脸上的不快就消失了,她说:“是这样的,今天有个聚会,都是本市的画界名流,我想带你一起去,不过,我不想惊动你妈妈,你自己选择。”

这种聚会当然让我心动,可以和自己仰慕的画家面对面,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,说:“我可以告诉我妈妈,说和同学有个聚会,晚点回家。”说完,我盯着她,等她表态。

她没有反对,把手机递给我,说:“边走边给妈妈打电话。”

我等她在前面走远了,就给妈妈打电话请假。妈妈没有怀疑,只是说九点之前必须回家。

再次钻进车里,已经感觉很陌生了。我把手机递给苏老师,她并没有急着启动,而是伸手帮我整了整衣领,说:“记住,你的身份是我女儿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问:“是聚会的要求吗?”

“不,是我的要求。”她直直地盯着我。

我低下头,没作声。

“你很难?”她轻轻捋了一下我的头发,“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不,其实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,我只是不想让我妈妈生气,她身体不好,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,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她抓住我的手使劲捏了捏,然后,坐正,发动车。

聚会是在香格里拉大酒店,这是本市最高档的酒店,在这里,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许多画界前辈。其中一个叫云端的长须老翁,据说以前是苏老师的老师,他非常激动,举着酒杯和苏老师碰了一下,说:“凤仪真是人中之凤,法国画坛高手云集,多是世界级的,能在那里打开局面,实在让人佩服。我这个老头子比不上你啰。”

苏老师连连摆手,说:“过奖!您的成就和声望岂是常人所能比?我这次来,确有一事相托,我不久将回法国,我的女儿会继续留在这里,望您像当年呵护我一样,呵护她。”说完,她就干了杯中的酒。

在座的就有人问:“为什么不带女儿一起走。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苏老师满上酒,给在座的挨个敬,一个一杯。

我在旁边坐立不安,偷偷拉苏老师的衣服,她回头轻轻拍拍我的手,小声说:“你放心,我没事儿。”

苏老师果然有酒量,边喝边聊,说说笑笑。散场的时候,已经是十点多钟了,我心里着急,却不敢做声。

车开出一段路程之后,我发现有点不对,车身有点晃悠。我担心地问:“苏老师,你没事吧?要不要靠边休息一下?”

“叫妈妈!”她故意逗我,然后笑了,“没事儿,最多被警察抓住,罚款。”说着,她打了个响嗝。

话虽这样说,但我发现她的眼睛已经有点迷糊了,有时候,她不得不使劲眨两下眼睛,让自己清醒一下。

车停到我楼下时,她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,把头靠到方向盘上,斜着眼盯着我,说:“宝贝,你该下车了。”说完,自顾笑了起来。

我没有动,她就伸手推我,想催我下车。

我说:“你醉了,我还是先陪你回家吧。”

她一下坐了起来,问:“真的?”说完,就发动汽车,生怕我反悔似的。

开出一段路,她又有点支持不住了,说:“陪我说

话,我会睡着的。”

“说话?说什么?”

“没话说,就叫我妈妈,快,叫呀!”她醉眼朦胧地说。

我想让她清醒一点,就轻轻叫了声“妈妈!”

“唉——乖女儿!”

“唉——妈妈!”

“唉——乖——女——儿!”

“唉——乖——妈——妈!”



……

叫着叫着,我们都有点疯了,似乎都不在意叫的是什麼,反正那种感觉爽极了。我们哈哈大笑,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。她的精神也提了起来,车在郊外的公路上跑得飞快,我不想让她慢下来,我喜欢那种飞的感觉,真想这样一直飞下去,只要和她在一起,飞到哪里都行。

飞的终点是苏老师的别墅。苏老师下车之后,没走出两步,就坐到了地上,还笑个不停,嘴里嘀咕着:

“女儿,乖女儿!”

我跑过去用力扶起她,说:“乖妈妈,到家了,不不不,这边。”

苏老师已经完全晕头转向了,我只好掏出她的钥匙,打开门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安顿到床上,一看时间,天,已经十二点多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回去的车了。

我坐在床边愣神,就听她迷迷糊糊地说:“喝,喝。”

我想她是口渴了,就倒了一杯水,扶起她,让她喝。她果然一口气喝光了,然后,朦胧地看着我,说:“怎么还不睡?”

我放下水杯,觉得别无选择,只好勉强脱掉外衣,小心翼翼地爬到她里面躺下。她翻了个身,胳膊搭在我身上,有意无意地环住我。

我刚想伸手移开,就听她说:“别,别!”似梦似真,似醉似醒,我就不敢再动,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。

那一夜我担心吊胆,难以入睡,本想一大早就起来赶回家。可是,天快亮的时候,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十八、谁是我妈妈
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。我睁开眼睛,天已经大亮,身边的床位空出来了。苏老师已经起床,我听到她在楼下的脚步声。

门开了,却没有对话的声音。我觉得奇怪,就轻手轻脚地爬起来,推开房门向下望。天啦!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妈妈。

她们俩面对面站着,谁也不说话,都直直地盯着对方的脸。我连忙把身体向里缩了一点,不让她们看见我。

在沉默得空气都快炸裂的时候,苏老师终于先开口了:“你,怎么会到这儿来?”

妈妈竟然没理苏老师,一把扒开苏老师,径直

走进屋,向四周张望,目光还扫到了楼上,但她看不见我。

苏老师连忙指了指沙发,示意妈妈坐下,然后说:
“她还在睡觉。”

妈妈没有坐,赌气地站着,说:“你答应过我,不再靠近她的。”

“昨天我喝醉了,她送我回家,所以……”

“什么?昨天她一直和你在一起?她竟然骗我,她每次都在骗我,这是为什么?”妈妈很激动,打断了苏老师的话。

“她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?为什么?”苏老师一下失去了控制,几乎是叫出声来。

妈妈被吓住了,愣了一下,才放慢声音说:“别忘了,当年你的承诺!”

我越听越糊涂,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没错,我是承诺过,我一辈子都感谢你。”苏老师声音有点发抖,伸手擦了擦眼睛,“可是,你体会过我的感受吗?我和她在一起,只能听她叫我老师。我想亲她,抱她,听她叫我妈妈,你知道吗?”

“你不配!你丢下她的时候,她只有半岁。那天,风雨交加,任我怎么说,你都不肯回头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你却突然闯回来,要她叫你妈妈,她叫得出来吗?”

“我是不配,但我毕竟是她妈妈呀!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!”

“你错了,你以为她是一个东西吗?给出去,还可以拿回来?不,就从你把她丢给我的那一刻起,我就是她的妈妈,十几年来,我为她付出的,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为了她,单位把我开除了,我只好卖水果为生;为了她,我至今没有结婚。但我一点也不后悔,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理想和追求,我只要和她在一起,就感到满足。我没有能力给她富裕的生活,但我尽到了一个母亲最大的努力,问心无愧!”

突然,苏老师扑通一声跪倒在妈妈面前,带着哭腔说:“这一切我都会补偿给你。我求求你,把她还给我,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,只有她,我求求

你……”

苏老师居然给妈妈磕头,我吓得目瞪口呆。

我冲下楼来,她们同时望着我,惊呆了。我没给她们时间,只冲她们大喊一声:“你们是两个骗子!”然后,我就冲出了大门。

妈妈在后面追赶,我没理她,直奔汽车站。正好一辆车过来,我跑上去,车启动了,透过车窗,我看见妈妈还在笨拙地向车站跑。

我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在靠近江边的一站下了车,然后,慢慢向江边走去。

早晨的江边,没有游人。我来到那棵柳树下,想好好地清醒一下,可脑海中一片茫然,像滚滚的江水,理不出个头绪。我只有望着江水发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太阳爬得老高,阳光从江面反射过来,十分刺眼。我觉得浑身燥热,脑袋像轰隆的机器,忙乱而不知所措。我知道,再这样坐下去,我的脑袋非炸开不可。

我必须让自己清醒一下,于是,我站起身来,向江堤下走去。江水不停地爬上堤岸,又掉落下去。我的脚已经被它抚摸好几次了,最初是凉凉的,浑身一颤,后来,就感觉非常柔和舒服。

我不禁想:鱼儿天天在水中,一定是浑身舒爽,能变成一条鱼多好呀!无忧无虑的鱼,它们不用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,只要有水,就能生活得开心。

我想变成一条鱼,我慢慢向江中央走去。水没过小腿,小腿舒服了;水没过腰际,腰际舒服了;水还在渐渐上涨,我仿佛看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,向江水深处游去……

突然,有人在喊:“别急,游泳要先脱掉衣服!”不用回头,我听出是肖晓的声音。

然后,是苏老师和妈妈的喊声。我知道了,是肖晓出卖了我。因为这个地方,只有我和她常来。

哗哗哗,一阵急促的水声。我回头一看,三人一起向我冲来。我大声喊:“都别过来!”

她们果然都停住了,像被我施了定身术。愣了一会儿,肖晓说:“你们都上去,我去看看。”

妈妈和苏老师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只好回

到岸上。然后,肖晓就冲我喊:“你也真不够意思,想游泳,叫上我呀!”边说就边向我靠近。

她总是这样不管不顾,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过来。我没有继续向前,因为我并不打算上演什么自杀。不一会儿,肖晓就拉住了我,手抓得特别紧,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。

我没理她,使劲一摆手,手没脱,水击了她一脸。她不介意地甩甩头,小声对我说:“游泳要先脱衣服,这样子像捉虾的。”

要在平时,我肯定被她逗乐了,可现在,我的笑神经全麻木了,只是咬牙切齿地瞪着她,说:“你这个叛徒,我只是想清醒一下,关你什么事?”

“怎么不关我的事?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她伸出另一只手勾住我的肩膀,让我和她面对面,“你的事,我都知道了,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呀?苏老师这人……”她似乎也不知该怎么称呼苏老师了,就刹住了话。

“可是,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?我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我谁都不想见……”我趴在她肩膀上,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妈妈和苏老师围拢过来,拥着我们一起向岸上走。苏老师的车就在岸边,我被肖晓和妈妈扶上车,苏老师发动车之后,问:“去医院?”

妈妈说:“回家!”

一路无语,空气十分沉闷。到了楼下,妈妈一把拉住我,就快步上楼,进了门,妈妈就反身堵在门口。苏老师和肖晓就站在门外,但谁也没作声,几秒钟之后,妈妈就把门关上了。

我躺在床上,脑袋里仍是茫茫然,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,一副灵魂出壳的样子。

妈妈急得团团转,一会儿摸我的额头,一会儿摸我的身子,大概没出发烧的迹象,就跑到厨房熬了



一碗姜汤,端到床前。

她用勺子吹一下,送到我嘴边。我闭着嘴,一点也不让汤进去。她一着急,汤就泼到我脸上。

她连忙放下碗,伸手帮我擦脸,边擦边说:“你倒是喝一点呀,去寒。”

“我胸口堵着一块石头,什么也下不去。”说着,我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。

妈妈又想伸手帮我擦,发现手上都是汤,就起身拿来了毛巾,帮我擦完脸,就把毛巾握在手中,说:“我不是有意瞒着你。”

“可是,你一个字也没对我提过……”我的眼泪又抢在话之前出来了。

妈妈帮我擦拭一下泪水,说:“我是想,你不知道,也许更好。”

“我已经知道了,你还打算瞒着我吗?”

“你真的想知道?”她低头盯着我。

我突然觉得她的目光是那么陌生,十几年来,我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温暖的目光,现在不存在了,这种感觉既让我惊讶,更让我悲伤。我不愿再接触她的

目光,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她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响起,像来自遥远的地方:

“我和你妈妈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。”在听到“你妈妈”时,我有点糊涂了,我妈妈?谁是我妈妈?但她确实就是这么说的。

“我初中毕业,就到一家纺织厂当了女工。你妈妈学习好,画也画得好,她上了高中,又上了大学。其间,我们一直在联系,每次放假,她都会来找我玩。大学毕业之后,她没有去上班,她对我说,她要当画家。那时,我真为她高兴呀。你妈妈长得很漂亮,走到哪里都是最引人注目的。而我,嘿,就不说了,反正,我和她在一起,既自豪,又自卑。

后来,她告诉我,她和一个男画家好上了,男画家答应带她到法国去,因为那里云集着世界一流的画家。我不知道法国有多远,但我相信,不管多远,对她都是不过分的,这个世界应该由她来选择。

没想到突然之间,她就消失了,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我想她是到法国去了,可是,后来她又出现了,胖得让我有点认不出来了。那天,她来找我,我以为她要给我讲一些法国的稀奇事,她却说,她根本还没去,正在准备去。

我就开玩笑说,到法国都要先长胖吗?她没有笑,而是一脸愁容地对我说,有一件事想求我,让我一定答应她。

她求我办事,真是生平第一次,因为她一直都优秀得让我无从插手。于是,我没有过脑,就点了头。

我做梦也没想到,她已经生了孩子。她说是个女儿,刚刚六个月。她说她和男画家到法国的签证已经办好了,但不能带孩子。她想把孩子给我,我一下就傻眼了。

我列举了很多理由来推托,我说我还没结婚;也没有养孩子的经验;一个人住宿舍;还要上班……

她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,她也知道她无法说服我了,于是,她就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。她给我下跪,我简直觉得天都塌下来了,我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,很

长一段时间之后,我终于下定决心,就是拼了命,也要答应她。但我没忘记告诉她,我说,孩子给我,就是我的了,你不准再要。

她连忙点头,一脸的感激。

记得也是这个季节,天黑了,她把你抱到我宿舍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,我第一次抱着你的时候,有点手足无措,不过,你很乖,没有哭。屋外下着雨,我们望着窗外的雨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后来,她又把你接过去,给你喂了最后一次奶。

她冲进雨里的时候,你突然哭了起来,仿佛知道她会离开你。我想叫住她,问我该怎么给你喂奶,可是,她跑得太快了,不一会儿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同事知道我有孩子,都偷偷笑我,说这么丑的人,还有这么超前的行为,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没有作声,也不想解释。单位领导找我谈话,说我私生孩子,是违反计划生育,而且这种丑闻严重影响了厂里的声誉。他们让我把孩子交到福利院,然后,我可以重新做人。

我没有答应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次起,就感到自己的心被你牵住了,我想,这也是一种缘分吧。

后来,我被开除了,宿舍不让住了,我不得不带着你,到我妈妈家,也就是这里。我从小和妈妈一起长大,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,一听说我的事,气得卧床不起,没多久,就去世了。你肯定记不起她了,那时,你还不到一岁……”

在她的讲述中,我胸口的石头渐渐融化,我睁开眼睛,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。我连忙坐起来,从她手中抽出毛巾,边帮她擦拭,边说:“妈——你别哭呀!”

“我没哭。”她的嘴巴动了动,想努力做了笑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童叶吗?因为马路边有一种树叫法国梧桐,你叫童叶,就不会忘记法国。”

我的嘴巴抽动了几下,就一头扑在她怀里痛哭起来。天昏地暗,但我心里清楚,这一次,我不是为自己哭。(未完待续)

插图:果子5号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上期闪回

我看了纸条去了苏老师办公室，她告诉我有一个本市画界名流的聚会，让我选择，去还是不去。我去了，再次扮做她的女儿。晚上苏老师喝高了，我陪她回家，为了提神，她叫我喊她妈妈，我喊她应，渐渐有点忘乎所以，仿佛是一个最好玩的游戏。到苏老师家后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她又醉得厉害，我只好留下照顾苏老师……没想到后来我睡着了，早上醒来听到了楼下的争吵声……

十九、叫声妈妈真的好难

一切都变了，我怕跨进校园，怕碰到苏老师。而今天偏偏就有一堂美术课。

上课铃响过，我有点坐立不安。肖晓看出来了，伸手握住我的一只手，小声说：“瞧你那苦瓜脸，我要是你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！”

我打开她的手，说：“可惜我不是你……”

这时，门口走进一个人，不是苏老师，而是班主任。班主任说：“苏老师已经辞职了，新的美术老师还没来，请大家自习。”说完，就走了出去。

教室里响起一片嗡嗡声，肖晓想拉着我说什么，我没理她，用英语

XIAOSHUOXINGKONG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7

书挡住了脸。其实我一个字母也没看进去,心仿佛被抽空了。难道她又要不辞而别吗?心里这样问着自己,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放学之后,我独自往家里走,刚出校门,突然看见那辆熟悉的轿车停在路边,我既惊喜又害怕。若在前,我一定会凑过去打个招呼,可今天,我不敢向前,连忙绕开。

苏老师从车里出来,拦住我,想说什么。我不听,猛地推开她,发疯似的向家里跑。

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,却发现妈妈早已经回来了。她奇怪地问:“怎么啦?猴急的。”

我没解释,因为我听到了一阵急促上楼的脚步声。我伸手准备关门,犹豫了一下,还是让门半开着,我一头扎进了里屋。

脚步进来了,妈妈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

“我想跟她谈谈,我必须和她好好谈谈。”苏老师说着,就进了我的房间。

我无处可逃,只有走到窗边,背对着她。

她走到我身后,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肩膀,说:“你听我说,我……”

我一闪身,走到书桌前站着,正好和那幅还没完成的爸爸的画像对视。

“你不肯原谅我,我知道,就连我也无法原谅自己。”她走过来,看了一眼那张画像,大概猜出了点什么,“你知道吗?你爸爸已经死了,酒后驾车,车毁人亡。”

我侧头看了她一眼,但仅仅是想看她一眼,我心里一点悲伤的感觉也没有。我知道,她说的爸爸和我梦中的爸爸不是一个人,而我认定我的爸爸就是梦中那个,与妈妈吵过架才离家出走的,他不是什么画家,更不是在法国。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仍然保持沉默。

“我在法国有很好的事业,但是我没有任何亲人,很孤独。”她接着说,“我这次专门抽空回来,就是想接你到法国去。我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,是你……妈妈接的电话,她坚决反对我和你相认,我不得已,才到你们学校当老师。我那样做就是为了接近你。现在,你

都知道了,愿意跟我走吗?”

啪嗒,外屋打碎了一个杯子。妈妈一定听到了谈话,她手中的杯子掉到了地上。

“你该得到的,在法国都得到了?”我没有回答她,而是直直地盯着她,冷冷地问。

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,说:“你不理解,一个人要追求理想,就必须作出牺牲……”

“我理解!”我气愤地打断她的话,“你为了理想,牺牲了自己的女儿。”

“不不,我只是暂时把你寄养在国内,交给了我最可靠的朋友。”

“暂时?暂时是多久?十几年吗?你走的时候,我才六个月,还不会说话,在我会叫第一声妈妈的时候,你已经消失了。但在我的印象中,我不缺妈妈,你知道吗?十几年来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找回我爸爸。现在你却跑回来,告诉我,你是我妈妈。你以为我是什么?……”我把头侧向一边,强忍着泪水。

“对不起!对不起!”她喃喃地说着,双手捂住脸,身体抽动起来。

我很想伸手安慰一下她,不知为什么,我一看见她,就觉心里一阵刺痛,于是,我一转身,趴到床上,埋头痛哭起来。那一刻,什么都无法表达心中的痛,唯有哭。

我的哭声压住了她,她伸手过来准备安慰我,却被我狠狠地打开了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开她,难道我真的想把她永远赶走吗?

她真的走了,我听到了出去的脚步声。她在客厅里停下。

“她不肯原谅我,你帮我劝劝,让她跟我走。”

沉默。

“我能让她在法国过很好的生活,受很好的教育。”

沉默。

“我会给你补偿,让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”

还是沉默。

脚步终于向大门去了,顺着楼梯渐渐消失。

我在床上趴了很久,哭得精疲力竭了,竖起耳朵

一听,外屋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连忙起身,用手背擦拭了一下脸,走出来。

妈妈呆呆地坐在饭桌边,脸色苍白,两眼发直,水杯碎在脚下,水一直流到了她的脚边,她浑然不觉。

“妈,你怎么了?胃不舒服吗?”我扶着她的肩膀摇晃了两下。

她仿佛从遥远的回忆中惊醒,目光也收了回来,看了我一眼,说:“没,没事,没事。”

“脚湿了。”我指了指地上。



她低头一看,连忙站起来,又蹲下身忙乱地捡碎片。一不注意,手划破了,一颤,碎片又哐地掉到地上。

我把她扶起来坐下,拿来活力碘给她涂抹伤口。然后,我又动手收拾地面。她就一动不动地望着我,一瞬间,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——她是孩子,我是妈妈。

等收拾完毕,我挨她坐下,刚想安慰她一下,她却突然说:“你跟她走吧!”

我一愣,不解地望着她,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她比我富有,不会为学费发愁。她一直都比我强,你跟她可以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可是,你是我妈妈呀!”

“她才是。”

“不!”

“不准说不!”

“不!不!不!”

啪——妈妈一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。我一手捂住脸,吃惊地瞪着她。她也傻眼了,举着的手在半空中不停地抖动。

“你必须记住,我不是你妈妈,她才是!”她收回手,语气变得十分坚定,“她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,当年她能不顾一切地去法国,现在,她也会不顾一切地带你到法国去。我相信,她会把爱加倍补偿给你。而我,和你生活了这些年,已经很满足了,这都是她给我的,我谢她才对。人其实和一般的东西没什么两样,借别人的,迟早得还。”

“我不是东西,我有血有肉有感情,我不允许你们这样!”

“是啊,她也有感情,你想过吗?”

我愣了一下,问:“你不想要我了,是不是?”

她没做声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,一转身冲出大门。出楼洞的时候,我才发现下雨了。我不管不顾,一头扎进雨里,可没跑出两步,突然看见路灯下站着一个人。天啦!是苏老师,她还没走。车就停在旁边,她没进去躲雨,而是穿着风衣站在雨里,浑身淋透了。

“你是下来找我吗?”她迎上一步,一脸的惊喜。

我摇摇头。

见我无话,她就说:“快回屋吧,雨大。”说着,她就上了车,启动,向远处滑去,消失在雨雾中。

我的心里泛起一阵苦楚,“她也有感情,你想过吗?”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荡,泪水和雨水一起涌下,打湿了整个世界都湿了。我喃喃地叫着: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

突然,一阵刺眼的灯光划过,一辆车缓缓地滑到我面前,停住。苏老师从里面钻出来,慢慢向我靠近。

我的心快跳出来了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一头扑到她怀里,叫了一声:“妈妈!”然后,就失声痛哭起来。

二十、归去来兮

雨过天晴,风和日丽,一切仿佛都将过去,而我崭新的生活也将拉开帷幕。

苏老师(我虽然已经叫她妈妈了,但还是这样称呼好些,免得和我妈妈搞混淆了)坚持要带我到法国,妈妈没再反对,她甚至还劝我走。

我脑袋里一片茫然,已经彻底失去了思维。但有一点我很清楚,我要走了,到遥远的法国。

临走的前夜,妈妈拿出箱子为我收拾行李。箱子是新的,妈妈专门为我买的,她说这回是出远门,不能太寒碜了。她在衣柜里翻找着,挑出几件像样的衣服,小心翼翼地叠好,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箱子里。

我坐在床边,定定地看着她。她突然一回头,目光就撞到了一起。

她直起身子,走到我面前,说:“怎么回事?不高兴?”

我摇摇头,没做声。

她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箱子,说:“这些衣服是旧了点儿,先将就穿。过去之后,你妈妈会给你买新衣服的。”

我听她说“你妈妈”,仿佛我们之间已经十分遥远,不再是母女。我觉出一阵隐隐的心痛,还是低着头,不做声。

她自顾自笑了笑,说:“我看过天气预报了,明天是个大晴天,你可以穿连衣裙,那样就不用担心了。”她一直以为我在为衣服担心。

我突然抓住她的手,说:“妈,今天晚上陪我睡。”

她愣了一下,轻轻把手抽出来,不自然地笑着,说:“看看你,又不是小孩子。再说了,你从小就嫌我睡觉打鼾,今晚你得休息好,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早点休息吧!”说着,就往屋外走。

她快走出门的时候,我突然叫了她一声,她停住脚步,回头望着我。

我吞了一口口水,才问:“我还能见到你吗?”

“傻孩子,你在那边出息了,我还要过去看你呢。”她轻轻掩上门,走了。

我关掉灯,躺下,望着天花板,想把问题想明白,可是,脑袋根本转不动,不一会儿,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,夜深人静。我有点睡不着了,就准备起来,去看看妈妈。她睡觉总是不老实,爱掀被子,我想去帮她盖好。我刚起身,就听见外屋有脚步声。我连忙躺下,假装睡着。

我的房门轻响了一下,脚步进来了。不用看,一定是妈妈。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床边,把我的被子掖好,然后,坐在床边,一动不动。她一定在细细地看我,她要把我刻在心里吗?我不敢睁开眼睛,怕惊扰了她的目光。

其实根本不用睁开眼睛,她的气息已经钻进了我的鼻孔。十几年来,我就生活在这种气息中,是那样熟悉,熟悉得几乎已经忽视了。这一刻,我才知道,这种气息对我是多么重要,我要把它吸进肺里,记在心里……

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,我发现那条连衣裙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头边。妈妈从来没有这样的细心,这回她做到了,她一定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帮我准备衣服。

苏老师的车已经到了楼下,分手的时间到了。妈妈帮我拎着箱子,我们一起下楼。

妈妈把箱子放进了车里。苏老师拉住妈妈的手,想塞给妈妈一把钥匙,妈妈拼命推,打架似的。后来,钥匙掉到了地上,我一眼就认出是别墅的钥匙。

我走过去,说:“妈,你就接着,那地方空气好,适合养病。再说了,我们以后回来看你,也有个住的地

方。”

苏老师就把钥匙塞进妈妈的口袋，说：“你看，叶儿说得得多好！”

妈妈没再推，伸手捋了捋我的头发，说：“走吧，得空，照张相寄回来。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不知怎么的，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滑。

妈妈用手帮我擦了擦，说：“哭什么？这是件大好事，我心里，别提多高兴呢！”她的声音沙哑了。

苏老师把我拉进车里，车就启动了。妈妈站在原地向我挥手，人影渐渐变小，消失了。

一路上我沉默着，到了机场候机室，苏老师为了让我提起精神，就找话说。她说：“到了法国，我会为你设计一条最佳的人生之路，在我的指引下，你以后绘画的成就一定会远远超过我。”

我仍然沉默。后来，她又给我讲法国的一些事情，我似听非听。因为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就像一只正在膨胀的气球。

广播通知登机，苏老师用一个行李车推着行李，我紧跟在她身后。前面是检票口，通过那道关口，我将再不能回头。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：“童叶——”我一惊，回过头，没有熟人。但我真的听到了，只有妈妈才这样叫我的。我的脑袋在一瞬间，像被电击了一下，彻底清晰了。我突然在心里问自己：“我这是去哪儿？我为什么要走？”我知道我没有理由回答自己，后背不禁冒出了冷汗。

我一把拉住苏老师，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她停住脚步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她在叫我，真的，我听到了。”

苏老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你一定是搞错了。”

“不，没有错，只有她才会这样叫我。”



苏老师有点糊涂了，问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跟你走！”

“什——么？”她的嘴张得老大，半天合不拢。

“我得回去，我妈妈在家等我。”我几乎是带着哭腔，“你为自己的理想，丢弃过你的女儿。可是，我不能为了自己，丢弃我的妈妈，我做不到！”

“我才是你妈妈呀！你还是恨我，不肯原谅我？”

“不，我爱你！”我摇摇头，说，“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，就喜欢你了，你的气质，你的才华都让我仰慕。当我知道你就是我妈妈时，我真的感到无比骄傲。可是……我无法选择。请你原谅我！”

“不，你可以选择，你现在已经选择了我，不是吗？”

我使劲摇着头，不停地说着“对不起”，一边伸手从行李车上取下箱子。

苏老师一把拉住我，说：“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她眼里涌出了泪花。

“我想，你回法国，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可我妈妈不行……”

有个弱点叫本能

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,大约生活着 4000 只棕熊。每年夏天,阿拉斯加州麦克尼尔河上的瀑布,便成了棕熊的乐园,一群群棕熊在瀑布下猎捕河里的鲑鱼。

鲑鱼喜欢向瀑布上游跳跃,以便获得更多的氧气。棕熊便掌握了鲑鱼这一本能的特点,体形庞大的棕熊站在瀑布上游,等待鲑鱼跃起自动送到它们的嘴里。可是那些体形较小的棕熊便只能站在较差的位置,或者连较差的位置都轮不上。它们便想方设法偷食同伴的战利品。

于是当体形小的棕熊再次看到体形大的棕熊捕获鲑

鱼时,作为弱者的它便决定向强者发起攻击。当弱者试图接近强者时,强者马上本能地张口还击,结果强者刚一张嘴,鲑鱼便掉到了河里。被咬伤的鲑鱼被河水从上游冲到了站在下游的弱者脚边,弱者一口咬定转身逃到一边享用美餐去了。

本来,弱者并不敢真正向强者发动攻击,它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强者,希望得到它嘴里的食物。每当弱者走近,强者总控制不住自己要张口还击,结果每每让弱者得手。弱者也正是利用了强者这一本能的弱点,而成了棕熊队伍里的专业偷食者。

我点点头。

她的手无力地松开,我慢慢地转身离开。突然,我听到身后轰地一声,我一惊,回头一看,她竟瘫坐在地上,那么多人看着她,她却不管不顾,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。我丢下箱子,跑过去把她扶起来,问:“你怎么啦?”我伸手帮她擦泪水。

好一会儿,她才控制哭泣,从泪光中挤出笑,说:“你的心不在,我知道我是带不走你的。不过,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她突然停顿了。

我望着她,等待着。

“我还想听你叫我一声妈妈。”

“妈妈,我爱你!”我一头扎进她的怀里。

她紧紧抱住我,若不是飞机要起飞,这种拥抱也许会没完没了。

她一个人走进了关口,仍然是那身风衣,行走飘逸。

我拎着箱子走下公共汽车,正好看见妈妈抱着一摞报纸,在车站喊叫:“卖报,卖报!”

与此同时,她也看见了我,声音戛然而止,愣愣地看着我,半天才凑

过来问:“忘了什么东西吗?”

我笑着点点头,说:“对,我忘了告诉你,我不走了。”

“什,什么?”她手里的报纸哗啦一下掉到地上,她似乎没有感觉,“你说什么?”

我仍笑咪咪地望着她,说:“我不走了!”

“哇——”她突然号啕大哭,站在那里没遮没拦,把候车的人都吓坏了。

我没有劝她,她的哭相是那么丑陋,那么专注,我喜欢。(完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。《只有爱不能分开》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)插图 小 蟹

“她一样能生活得很好,我已经给了她足够的钱。”苏老师打断我的话。

“我不是指钱,我一想到她孤孤单单一个人,就忍不住心痛……”

“你就舍得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,对吧?”她又打断我的话,直直地盯着我,泪水已经滑到了鼻尖,她全然不顾。

我不敢正眼看她,垂下眼皮,说:“不是我舍不得她,是她舍不得我,我还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我在她的水果摊边上玩,偷偷躲进了水果箱,她满世界找我,大哭大叫……真的,离开我,她会活不下去的。”

“你真的决定了?”